

基督教如何看待痛苦 | 基督教如何系列01 | FSTD x 东京线下活动

之前我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讲解这个罗马书 那一来罗马书对于非信徒来讲其实还挺有门槛的 语境也很高 第二罗马书一章一章的讲 大家可能接触起来已经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 你很难从第五章第六章像这样的后面的章节开始听 所以未来每个月基督教的活动也会有一期 我们不讲罗马书就来讲一个跟宗教 甚至跟宗教学有关的话题 甚至在我自己的设想中 我觉得也不必避讳 尤其讲了圣经的历史 圣经篡改中的错误等等 都是一个现代的 就能够以现代心态面对宗教的人要去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那也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问题 所以第一次就选了这么一个话题来就来讲讲 这个基督教是如何看待痛苦的 当然也不避讳 这里面基督教根本看待痛苦的方式 很可能也不是那么有安慰的作用 能够让很多人从中找到一种短时间的就能够得到的东西 所以到底基督教是如何看待痛苦的呢 我们就来听听这次我们的讨论 这是我们第一次跳脱罗马书的框架 来探讨一些更广泛的话题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探讨基督徒如何看待痛苦这个问题 我觉得痛苦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 不管是心理学啊 不管是其他宗教啊 世俗的事物啊 痛苦是大家生活中特别关注的一个事物 我觉得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这话说的很大 人活在世界上 与其说他关注快乐 不如说他关注怎么避免痛苦 因为这个痛苦是比快乐更让人注意的事项 就你宁愿活得平平淡淡 也不愿活在痛苦里面 所以说痛苦确实是 而且说起痛苦啊 很多人开始接触宗教和信仰宗教 很多时候也是从痛苦开始的 不管是一个病痛啊 还是一个特别其他创伤性的经历啊 亲人离世啊等等等等 痛苦就一般是人们去接近宗教 接近灵性体验 接近心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愿望 我基本还没有见过谁 为了如何获得更快乐的生活 觉得自己乐得还不够 去信仰宗教或者接近心理学啊 一般都还是如何去解决一个痛苦的问题 来接近心理学和宗教 总的来说啊 针对痛苦的方法 最直觉的方法就是怎么消除痛苦 对吧 有痛苦 我们就希望能够消除和避免痛苦 如果不能消除和避免痛苦呢 我们就希望让痛苦能变得有意义 而接受痛苦 因为说起痛苦就马上有另外一个 我们针对痛苦比较世俗的看法 各个宗教里面也有啊 就是善恶报应 那一般来讲 至大的快乐都因为你的道德 那很大的痛苦 基本上来自于你做了错误的事情 而会感觉到痛苦 所以痛苦呢 与善恶报应都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痛苦与善恶报应的关联 在很多宗教之中 还会出现主动接近痛苦 通过痛苦来提升自己道德的方法 比如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 那个鞭刑的 就拿那个带底土的鞭子鞭打自己 用这种痛苦 来达到一种洁净升起的一个目的 其实像佛教和穆斯林也都有斋月 犹太教本身有斋月 像穆斯林的斋月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白天是不能够进食 也不能够饮水的 那一个月其实过得还是比较痛苦 总的来说 他们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 会大吃大喝一顿 但整个白天 像如果严格来说 痛得要全部吐出来 因为是东西不能过烟火的 包括佛教徒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 就是以这个进食的方式来做 那个进食本身 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基督徒很多教派 也是有这个进食的传统 有这个斋月和斋日的传统 那斋月斋日传统 都是把身体导致放在一个痛苦的状态 用这种痛苦 来帮助你摆脱欲望 摆脱各种罪恶 所以总的来说 痛苦在世俗生活中 在宗教生活中 在这个心理学里面 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话题 对于痛苦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对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首先来看 就是圣经里面谈到过哪些痛苦 因为其实痛苦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 就是一个光谱对吧 除了就像你感冒了 当然这个谈不上痛苦 就是你不太舒服 到很多疾病会带来真正的疼痛的痛苦 到亲人离世的痛苦 分手的痛苦 为了因为习近平和普京的原因的痛苦 就是痛苦是一个很广泛的光谱 圣经中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谈到各种各样的痛苦 总的来说呢 我查一查圣经中谈到以下一些 比较典型的痛苦 第一个呢 就是疾病病痛 肯定是经常遇到的一个痛苦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在公元元年的时代 那个时候医学尚不发达 不像我们今天 其实疾病更多是一个科学现象 我们一想到疾病 马上就可以去医院解决 甚至今天 基础止疼药已经非常广泛了 不管是头疼和神经疼啊 很快就可以买到止疼药 在古典时期 各种各样的疼痛 其实都缺乏我们今天这样的处理方式 所以那会儿疾病 肯定比现在难受的多得多得多 就是疾病的康复过程 也会长得得多得多得多 因为没有药品了 所以说疾病是很大的痛苦 所以说不管是耶稣施展的灵能 易能 或者说这个圣徒本人施展灵能易

能 都以这个医治病痛和痛苦为主 所以经常能看到 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就是去医治各种疾病和痛苦折磨 像瘫痪的人啊 精神失常的人啊 被鬼附身啊 马生病人啊 送到耶稣基督那里 就替你们治好 所以说疾病的缓解 不只是这个古典基督教时期啊 这个耶稣和圣徒的行为 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天主教要封圣人 那个圣人要施展的神迹 很多都有这个医治病痛有关 好这就不说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在基督教里面也非常强调 因为罪而带来的痛苦 就是很大的一个信徒的痛苦 就是你依然被罪捆绑 还在罪之中 像罗马书7章24节就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身體呢 因为你捆绑在这个灵肉征战术身體里面 你为此感到非常痛苦 在马太福音中 耶稣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 彼得确实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出其痛苦 就为了自己这么软弱 三次不认耶稣基督而感到痛苦 雅各书也说 只说私欲怀胎会生出罪 罪也会长出死 所以说呢 属灵上也感到很痛苦 所以人呢 会因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 那这个在世俗生活中也存在 如果你对不起别人 对不起家人或怎么样 也会因此感到痛苦 这种痛苦呢 很可能会最多就是更大的程度上 会是一种愧疚之心 对吧 这种愧疚之心在其他症状里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去点啊 当然这个心理学会 教你如何把这个责任推开 不要为此感到愧疚 会多一点点 然后第三种痛苦呢 在圣经里面经常体现出来 就是为他人的处境而痛苦 或者我们可以管它叫一种 忧心忡忡的痛苦 也就是说 不管是耶稣基督对门徒 还是保罗在书信里面 经常表达出来 他对于其他教会本身的遭遇啊 感到非常的痛苦和忧心和痛苦 像耶稣基督为了门徒的痛苦呢 就在路加福音之中 耶稣到橄榄山上去 耶稣为了信徒祷告嘛 然后耶稣就说 他说父啊 如果你愿意求你拿走这杯 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要成就你的旨意 这里面就说耶稣很痛苦 祷告的越发恳切 汗如血滴落在地上等等等等 耶稣就是在为门徒和信仰的事物 感到忧愁和忧心忡忡 这样的忧心忡忡呢 也被保罗所模仿啊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说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怀着愁苦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若使你们愁苦 谁能使我快乐呢 那只有那因我而更愁苦的人 就讲他之前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信 一直是带着愁苦去写信的 罗马书也解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信徒之间似乎有一种 为了其他信徒彼此分担忧伤和痛苦的用心 当然啊 这个圣经中还预言了 这个信徒会遭遇一种很大的痛苦 就是因为信仰耶稣基督会受逼迫 这个逼迫呢也会带来痛苦 马太福音说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 捏造各种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 你们因此就有福了 这是我们经常提到圣经中的辩证关系 因为你痛苦 所以你有福 对吧 但是这边有很多地方在讲啊 所以包括菲利比书也说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而且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般说不但 而且后面的事都比前面的事要好 对吧 但这个转折关系是 不但要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好像为他受苦还是个好事一样 为了信仰的逼迫呢 也会有很多苦难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 人在这个城市之中 活在世俗之中 本身就是一个 令基督徒感到苦难的事情 就是说 哥林多后书说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常常为耶稣的缘故被置身于死地 而让耶稣的身 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后面就在说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事件的事物 我们就是地上的房子 就被拆毁了 我们从谁有来的房子 这房子不是人手造的 而是永存在天上的 我们在这帐篷里痛苦呻吟 渴望穿从天上而来的居所 这样果真脱下这帐篷 也不至于赤身了 其实我们这些在帐篷里的 背负重压痛苦呻吟 因为我们并不是想脱下这个帐篷 而是想穿上那个居所 好使得必死的 必死的被生命所吞灭 所以我们在世间 还是忍耐尘世之物会感到痛苦 所以说圣经中呈现出各种痛苦 除了世俗人可以经历的病痛之外 还有很多因罪大的痛苦 为其他信徒忧心忡忡的痛苦 因为信仰逼迫受到的痛苦 因为世俗之中受到的痛苦 这些是有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我觉得后几种痛苦 也呈现出可能 基督教对痛苦的一个看法 就后几种痛苦 你得这个道德水平够高 或者属于生命够强 你才会真的因此而痛苦 比如说我 诚实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因为 深感自己尚在世俗之中 为到天国而感到沉寂的痛苦 没有 我肯定会因为疾病而痛苦 因为失恋而痛苦 因为各种遭遇而痛苦 就是好像尚在世俗之中 未能经历天国 至少现在对我来讲 还不是一个那么难受的事情 对 为其他信徒忧心忡忡有 但我不得不诚实地再说 比如说 为其他信徒的事情而忧心忡忡 还是为了乌克兰和台湾 香港的事情忧心忡忡 其实后者比前者更大 也就是说 你为其他世俗的这种苦难 和世俗的罪恶忧心忡忡的点 有时候会比 为了信仰和信徒的事物 忧心忡忡更大 比如说 中国很多基督徒也被迫害 对吧 这个迫害你听到这种新闻 你也是很难受的 但是 在一个这种新闻的时代 它的关注度没那么高

再加上那些新闻 没有那么直观的画面 没有那么多探讨 和背后背景的分析 其实我必须诚实地说 为了成都的教会 深圳教会的迫害 我对这种事情的忧心忡忡程度 我肯定不及对于香港 乌克兰台湾啊等等 事情忧心忡忡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说明了 就是基督徒所经受的这些痛苦 就是圣经上展现的这些 它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有的啊 如果你能够真正为这种事情感到痛苦 本身也是一个道德的极限 然后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 稍微停下来探讨一下 一个小问题 就是有各种痛苦嘛 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教 还有好多别的宗教 还有好多别的意识形态 还有心理学等等等等的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吧 一种是怎么消除痛苦 一种是怎么接受痛苦 这两种方法 你们能想到其他宗教 领修或心理学的这种方法 他们怎么 我们先说消除痛苦吧 他们一般怎么谈到 消除痛苦的问题 可以如何消除痛苦 帮助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 怎么能消除自己的痛苦 或者说 因为有一种就是 他其实不知道这种善什么的 就中国人吧 可能比较熟悉这种说法 就经常可能一回家 你说我很难受 我今天遇到个什么事 然后这个事让我特难受 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的父母 是不是这样 但至少我妈会 她就说你难受什么 你去看路边那个要饭的 他连饭都吃不起 他都不难受你难受 这个小儿老是这样说 就你们痛苦 非洲小儿喝不上水 没有资格痛苦 这个我觉得是 来自于他们所过的那个时代 包括文革之前 中国是有一种 悲惨的那个心态 或者说 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听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这个 你看朝鲜在那个饥荒年代 不管这玩意儿 叫苦难行军吗 我们有一种苦难成就伟大的心态 也认为能够承担最大的苦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所以说你如果把你的痛苦 跟别的痛苦对比 你要把它想成一个更小的痛苦 它就会变得比较好接受 你看这个跟基督徒 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 就是我们这些好像没有去比 好像谁吃的苦比较大 或怎么样 甚至我们希望信徒 或者我们让信徒 去把自己受的苦 跟耶稣基督受的苦 去做对比 就是去做效法 而不是来比这个痛苦的大小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方法 就是这个苦不苦 想想红心二万五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 这个你能看出这个问题上 痛苦跟道德的很大的关联 正是因为吃苦有一种道德属性 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大的苦 来做道德绑架 比如说家里也会有 比如小孩 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我满地打滚 然后父母就说 为了供你上学 我平时多辛苦 你还要买这买那对吧 当然可能也是真的 但是确实我们有一种 我比你吃的苦多 来做一种道德绑架 所以说痛苦跟道德 是有很大关联 好这是一个 而这个很中国 往往真的还没什么 在西方电影里看到过 想想红心二万五这个思路 确实这个感觉特别中国 对这个很老中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想法 它可能有一点那种 有点像那种就是苦难除外 他认为这个就是 就是无论你要干什么 反正吃苦总不好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 这种想法 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的近代史 叙事有关 就我们近代史叙事 是一个受辱反杀的叙事 就我们被这个列强欺压买卖 三座大山 后来换来新生 所以说我们历史上的革命 知识都是 必须以受苦 作为他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他正是熬过了受苦的一个时期 他迎来了咱们伟大民族的 这个复兴和辉煌 所以说受苦成为了 我们这个民族叙事里面 英雄人物身上特别典型的特点 不过这个反过来说 你说哪个英雄叙事身上 都有受苦对吧 你看超英电影 那个电影的前二分之一 基本就是他怎么受苦 怎么受苦 然后后二分之一 是他怎么从苦难中 崛起反杀 就从苦难中崛起 好像是一个英雄人物 最典型的叙事 看曼德拉为什么这么伟大的 不也是曼德拉 怎么受苦怎么受苦 后来怎么崛起 这个倒是挺普遍的 我觉得本身上来讲 是对待痛苦幸福的 这种人的认知 你比如说我没吃上好东西 那别人说 你能活着就是幸福 你为什么叫做痛苦 这也是一种安慰的方法对吧 我们用安慰的方法 就是我们来安慰人说 你不应该 其实意思是说 你不应该着眼于你的痛苦 该着眼于你比较好的部分 这也是经常我们生活中的 比如说 我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失恋 你朋友说失恋了 然后朋友安慰你的方法 如何消解这个痛苦呢 他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痛苦变得不重要 完全很正常 现在谁不失恋 哎呀 下一个更好 就是他促使你 意识到这个痛苦本身 不那么重要 包括经常我们父母来面 包括上一辈的人 经常容易面对这个抑郁症的方法 也是认为 你抑郁症是因为想太多 别天天琢磨这个 有工夫多出去运动 见见朋友 读读书 看看个电影 就好像这个问题就可以过去了 这也是一种 我们安慰痛苦的方式 我们认为 你太痛苦是因为 你花太多的时间注视它 你要少看它 关注自己 对了 你少看它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 当然还有很多解决痛苦的方法 尤其跟宗教相关 就是祈求保佑嘛 祈求带给你痛苦的那个东西 改善或消失 比如说疾病的痛苦 我们求

生拜佛 基本上一样 你祷告 祷这个病消了 不就好了吗 对吧 心理学还有一种 比较独特的 处理痛苦的技术 就是 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知道 他们这个想法从哪来的 我觉得有点怪 但是很多人会这么讲 就是它助使你去 如何处理你的情绪呢 就是你把你的事情 和你带来的情绪 去分开看待 比如说失恋嘛 失恋本身是一个事情 但因为你失恋 带来的痛苦是一个情绪 心理会促使你 你现在不要关注失恋这个事 你来审视 你这个情绪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心理学的技术上看来 这个情绪是可以 和这个事本身分开的 就是当你能够 接纳这个事情之后 你的情绪随之就可以消失 这个感觉是从佛教来说 对 我认为它跟这个佛教认为这个情绪是假的 情绪是某种 也就是说它跟事有关 跟你的贪嗔痴有关 也就是说带来真正情绪的 是你对这个事的态度 而你的态度本身 是有强烈的虚妄性 所以说佛教促使你相信 你有一种能力 能跟你的情绪拉开一定的距离 对吧 一旦你跟你的情绪 拉开一定距离 这个情绪本身就可以解决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 有无数种来促使 你可以面对 和消解痛苦的方法 基督教跟这些 有一定相似的部分 比如基督教也会认为 有很多痛苦跟罪恶相加 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基督教里面 有一个跟痛苦 罪有关的东西 是很特殊很特殊的 我觉得可以 现在可以来主动讲一讲 你肯定知道吧 就圣经里面 哪一章经书 跟痛苦关系最大 约伯记 我觉得可以来讲讲 约伯记的 你们俩肯定对约伯记 没那么熟对吧 知道 对对对 有文化不得了 对对对 有文化 约伯记是一个 其实挺怪的一章 没那么好理解 就首先 约伯记在旧约顺经里面 属于这个智慧书 就约伯记真言诗篇传道书 就这些东西是智慧书 它虽然接在前面 什么以色列记后面 你感觉好像是 以色列记的一个颜色 但其实跟以色列记内容不同 就以色拉记 包括约伯书前面的部分 其实还是属于历史书的范畴 在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约伯记开始 就慢慢成为了智慧书 所以约伯记本身是 记载真有约伯一个人遭受这些 还是个预言故事 这个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那么整个约伯记 其实是延续了整个 近东的一个文学体裁 近东在圣经之前 或者在犹太人的传统之前 就有这么一个文学体裁 这个文学体裁 在探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所有这些文学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突然受苦 怎么回事 你们可以想象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过去的时代 由于没有医学嘛 等等的原因 其实苦难 尤其是疾病的苦难 在生活中的明显程度 和对人生活的影响 比今天是要远远大的 而且人活在世上 不管是佛陀的时代 孔子的时代 包括犹太人的时代 都会直接去面临 和面对痛苦的问题 所以近东文学中 有大量探讨 一个人突然受苦了 怎么回事 就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巴比伦地区有一个 有一本经书 叫做《路德鲁贝尔涅美奇》 这个《路德鲁贝尔涅美奇》 是公元前13世纪到11世纪 远的不行的一个经书 这个经书呢 讲的就是一个主人公 突然遭遇重病 家庭带来极大的灾厄 都受到影响 跟约伯基像不像 先是家人受灾 然后自己的身体受苦 然后起初这个主人公 也不知道为什么 陷入自己这样的厄运 他最开始也认为 自己好像没有过错 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处罚 后来就是 当时这个巴比伦的神明 是那个马尔杜克 就马尔杜克 就让他显出这个怜悯之心 使他的病得到医治 就是这个主人公 最后他为什么能得到医治呢 就是他最后还是 终究认为自己先前 确实在不知的时候冒犯了神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冒犯了神 导致他不够谦虚的原因 所以说他最后承认 就算我不知道 我肯定也在不知何处冒犯了神 我愿意为此忏悔 所以马尔杜克就原谅了他 你会发现 这个约伯基有最大的不足 约伯基最大的关键 就是约伯这个人 无论如何也不承认 自己冒犯了神 他觉得我绝对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所以这跟路德鲁贝尔 聂美琪是不一样的 除了路德鲁贝尔 聂美琪之外 也有一个叫 巴比伦神证论的一个经书 是公元前10世纪到7世纪的 这个经书跟 这个约伯基的第二段很像 这个经书是对话题的 就是一个受苦的人 跟一个朋友轮流对话的一个经书 讲的呢 就是一个受苦者去描述自己的困境 自己什么穷啊 怎么遭朋友厌弃啊 这个朋友不断地回应来安慰 这个受苦者的一个故事 就是整个对话的关键 就是神为什么会容许不义和苦难 在世界上 以及这种不义和苦难与善恶对应 是不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跟约伯基比较类似的呢 是这个经书里的主人公 还是在疑惑 为什么我一直敬拜神 却不谋神的庇护 对 那这里面也在探讨啊 苦难的原因 是不是不可知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神圣论 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点 他们在描述苦难的不可知论 这么一个苦难的神秘 这么一个观点 好 所以说可见啊 就约伯基所有两个特点啊 第一约伯基也是描述 为什么人会受苦这个话题 第二就是在以对话的方式来看 对一个人的安慰是什么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人为什么会受苦啊 还真的是从古到今 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 但

我确实认为 今天的人对这个问题呢 疑惑没有那么多啊 因为确实是 我觉得启蒙理性 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今天的时代 对于人为什么受苦的理论 非常非常多 大概 任何一个苦难 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 包括 比如说 今天如果一个人陷入贫穷 比如在中国 一个人陷入贫穷和苦难 为什么受苦 对这是一种 这是马云爸爸的一个观点 还有什么别的观点 你们真的上 不懂上B站是吧 因为资本家剥削呗 对 今天人有一套 非常熟练的社会学的视角 来解释苦难 对吧 为什么失恋 这个时代 碎片化时代 互联网 我喝这个 对不对 好的等等的那种问题 比如 今天我们解释苦难 不管从心理学的维度 从社会学的维度 从各种人性的维度 要解释苦难的方法很多 但是关键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很值得问 就今天 我们有这么多 解释苦难的方法 这些方法 到底是 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苦难 更熟练地应对苦难 还是实际上给我们带来 更大的痛苦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题 一会儿我们再探讨 我们现在先专注于 约伯记上 就约伯记最开始呢 是这个神跟撒旦 有一个赌约 那这个看着挺儿戏的 就是我觉得 任何世俗的人 读到约伯记的开端 都会为约伯感到不值 就是约伯明明是个 很好的人 这凭什么卷入到 这个世界里面 成为赌约的一部分 遭受这么大的厄运 对吧 就是说实话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想去知道约伯记 是真实的历史 还是预言故事的 因为如果约伯记 是预言故事 我心里好受一点 如果约伯记 是真实的历史 说实话 我都很难想象 就是约伯记最开始 这个赌约跟浮世的 有点像 就是神跟撒旦 在争夺对一个人的 灵魂的主权 比如撒旦给这个神说 约伯看着这么虔诚 是因为他活得挺好 是因为你保佑他才虔诚 你要把这些拿走 他肯定背弃 神说 那你去试试 然后结果约伯生活 就天翻地覆 儿子女儿一个个死掉 家产全部完了 他的所有的序幕 也全部遭受毁灭 然后约伯还 非常的虔诚 然后撒旦继续说 你看 他现在还这么虔诚 虽然还健康 你要把健康拿走了 他绝对背弃 神说那你去试试 结果约伯就健康 完全都毁掉了 所以呢 就读到这个故事 你觉得 What 为什么要打这个赌 这个赌实在有点不公平 就是 虽然我是基督徒 我也很难认可 就是 比如说神和撒旦 为了显示出谁 在人性问题上更正确 就把一个人的生活 陷入了这种境地 所以知道他可能是一个预言故事之后 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 就是 所以我认为 OK 这是近东以来 受苦故事的一个新版本 他应该是一个 他比较好 是一个预言故事 anyway 就是约伯在前两次 就遭受苦难的时候 这个故事 我很有意思的转折 约伯最开始 是个真的 是一个 特别厉害的人 他家财全灭 子女全死之后 约伯还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回归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命应当称颂 健康全毁之后说 他的妻子已经劝他了 你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坚持纯正吗 你诅咒神吧 约伯还说 你说话像无神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只从神的手里得到福 不也受祸吗 但这里有很多艳丽的色彩在 就这两点约伯还是很硬的 结果 结果 约伯来了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最开始 真的很在意约伯的苦难 他们三个就 举目远观约伯 已经 约伯的病痛 导致他们都认不出约伯了 他们放声大哭 撕裂外袍 把唇涂扬起来 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为约伯而痛苦 可见 他们对约伯的痛苦是真的 结果 从抱怨开始 约伯这个人的心性跟以前大改 之前约伯看起来是 完完全全很从容地接受痛苦的 他说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是耶和华 第二段 约伯说 难道我们只从神的手里得福 不也从神的手里受祸吗 结果 从他三个朋友介入开始 约伯开始强烈的抱怨 以求速死 就约伯的话风突转 变成了 我现在太惨了 实在太惨了 我最好能快点死去 为什么神不让我快点死 他的怨气在这一刻 大爆发出来 其实 从修辞上提 有一点点奇怪 就是 这里面有很多方法 可以来理解 从他的叙事之上 为什么构造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这个人之前是一个 相对比较扁平的 一个完完全全顺服 很从容接受痛苦的形象 但他三个朋友来了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 怨气大爆发的形象 好 接下来就是 有点像巴比伦神圣论里面的 这么一段 他跟朋友之间互相对话 安慰他的故事 那么这三个朋友安慰他的话 还不是那种 恐怖箱 红军二万五的故事 都跟那个善恶报应有关 这个三个朋友的基本观念就是说 就是 你为什么现在受这么大苦 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都对 就是觉得 你觉得自己 你以自己为义 如果你能够真诚悔过的话 你就能够得神的救赎 你别说 我们讲这个罗马书 不是讲到最后 认为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以己为义嘛 自以为义嘛 也就是说 这三个朋友一上来就是 基督教道德的终极拷问 就说你这个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 如果你能停止自以为义 你是能好一点 我们都能想象啊 在现代的教会里面 如果你说出这个话 说明你水平还挺高的啊 就如果你给他的安慰是 其他的安慰啊 可能你还没有触及到最深 那如果我们触及到 自以为义的问题啊 真诚悔过 按理说是一个挺好的点 而且这本来也是 这

个近东的早期苦难文学 我们第一个讲的 这个路德鲁贝尔捏美奇的 这个观点对吧 我们刚才讲这个路德鲁贝尔捏美奇 最后那个主人公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意识到 但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可能在什么地方 也冒犯了神 所以说我现在真诚忏悔 得到神的救赎 按理说 一个基督徒就该这样啊 你有原罪 你肯定不完美 你怎么好舔着脸说 你自己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一切都是你不该遭受的 你现在只求速死 就是这个是个挺奇怪的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们一会儿可以去思考的点 但不管怎么说 不管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 怎么轮番告诉约伯说 你的问题就是你自以为义 你要真诚忏悔 你就可以得神的救赎 一个朋友说是你自己的问题 第二个朋友说 就算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的儿子你的女儿 可能也得罪了神 而且你本人可能也没有 你想的那么正直 第三个人甚至直接就说出来了 就是约伯你以前你看 你的邻居来求你帮忙的时候 你是不是帮了 也说约伯 你生活中真的那么简点吗 你是不是没那么简点啊 但无论怎么说 约伯都继续否定自己有罪 而且你说约伯在这里面 你完全没有控诉或者埋怨什么 也是有的 在约伯跟朋友的辩驳中 约伯说这么一句话 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完全任何罪人他都灭绝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 他必细笑无辜的人遇难 若一地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他又是谁呢 约伯其实在这里面 已经对神有很大的怨恨 就说对神来讲 善跟恶有什么区别对吧 而且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遭杀身之祸 神还要因此笑呢 那现在全地的人都交在恶人手中 那谁会让这个事出现 肯定是神会让这个事出现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影故事里面 这个有一个很虔诚的黑话 黑话之前心态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说你如果要这么不公不义的事情 都能发生 我还有什么消息的必要对吧 一般都是这样 那当然约伯在这里面没有黑话 约伯基本就是对这个事无法理解 完全理解不了 我肯定没错 为什么出这个问题 是天下唯一的疑人 对唯一的疑人 所以约伯当时的心情就是一心求死 就是已经这样了 我就一心求速死等等等等的 然后他们第二轮啊 就第一轮他们就说你有错 你肯定有错 你还是有错 你平时不检点 那第二轮这些人 就他的三位朋友 继续去谴责约伯对神的这种怨气 就会说就是我们其实小孩子 会相信你的约谈 就回到了之前我们讲的 巴比伦神正论的第二点 巴比伦神正的那个书 作为一个近东时期的痛苦书信啊 有一种痛苦的不可知论 意思是说痛苦这个事啊 神有这个不可测度的神秘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可以善恶报应的方式 看待痛苦 但是我们要认可 痛苦本身有一种不可测度的神秘在其中 你要接受这种神秘对吧 所以第二轮他的朋友就给他说明 你能够参透上帝吗 对吧 你参不透上帝 所以你要去接受这种神秘 但是约伯从第二段的回复之中 对于痛苦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度 也就是说 他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意的终极状态 但我们怎么区分约伯类型的自以为意 和我们的自以为意 可能是面对痛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 首先我先把这个关键从这说出来 大家可以从这个点上琢磨琢磨 就是痛苦对一个人导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不是消磨你的意志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可能人在痛苦之中 会对自己过去认为正确的事情产生摇摆 甚至完全矛盾的看法 当然是 对吧 当然会动了自己 也就是说假设我过去啊 这不是我要用在我身上的真实发生 假设我过去认为 在感情中坚贞非常重要 但假设我被其他人伤害三四次之后 我有没有可能在中间觉得 靠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 不就没那么痛苦了吗 这事真的这么重要吗 对吧 我是不是就因为太迂腐了 觉得忠诚这事特重要 才受这么大痛苦 那我只要放弃这东西 不是我也好很多了 就是我就类似这样的想法 其实特别多啊 包括你就算不是 一百八十度改变的想法 很可能也会导致这件事情 在你生活中排序降低 比如说我过去觉得 哇这个推翻中共 中国民主化特别重要 然后我又喝茶 网上被人骂 我觉得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东西啊 这个成就不在我 就是我天天觉得是这么重要 真是一厢情愿 我要是不这么关心这件事 其实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痛苦 你会发现我真的觉得 就是痛苦一个最大的危险 我觉得可能痛苦会改变你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就是不管是你过去 认为这事正确 你现在觉得好像也还好 或者过去你因为这事 正确一些重要 痛苦会消磨到你认为 好像这事 没有我想得那么重要啊 比如说这里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你改变对它的价值判断 和你改变对它的 价值重要性的排序 还真不是因为 你对它的道理有什么洞察 是那个痛苦逼着你这么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 痛苦对人带来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痛苦会改变你 对于一个事情正确与否的看法 但是呢 如果我们相信 痛苦是善恶有报 那么恶有恶报嘛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 我遭受痛苦 肯定是我哪做得不对 要么是我做错了 要么是我想错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很大程度上痛苦是随机的 对吧 假设我身体上

重病 而别人说 哎呀你看就是你以前 对于什么公共的事物这么在意 每天罪罪不安 操心东操心西才这样 好像说 我得这个重病是因为过去 我觉得心绪不灵的问题 但有没有可能 因为人得病是个很随机的事情 你过去一个生活习惯 可能仅仅是因为 你在北京生活时间太长了 北京空气质量太差了 或者说你吃东西不健康 等等的原因 也就是说 未必每一个痛苦 都有一个善恶有报的原因 在背后可以促使你去反思 从而解决它 所以说我们对于痛苦的态度 是一个 怎么真实的面对痛苦 超出善恶有报的 这种比较粗暴的归因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anyway 所以从这个视角之上 我们来回到约伯家 虽然约伯在前面已经开始 对神发了很大的怨言 但在第二轮的辩驳之中 约伯有两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个朋友又给约伯说 你这个人太固执了 到这个情况之下 你还不好好反省自己 约伯就说 你们不要作声 就任凭我吧 让我说话 无论如何我都要承担 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 将我的命放在手中 然后他说 他若杀我 我对他仍有指望 然而我在 他面前 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因为不虔诚的人 不得到他面前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使我所辩论入你们的耳中 看我已经备妥我的案 知道自己有意 你说约伯无论如何 他怎么抱怨啊 怎么觉得神 怎么怎么样啊 约伯都会认为 就是实际上最后 那个真正的公义是 他是对此有信心的 因此他最后有个盼望 他说 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 这个惟愿你就是神的意思 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 存于隐秘处 等你的愤怒过去 愿你为我定了日期 纪念我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我要在一切 我的征战的日子中等待 直到释放的时候 到来 你呼叫 我便回答 你手所做的 你必可目 所以说到最后约伯 似乎不管在多大的痛苦之中 他对于公义的信心 和对于公义 最后实现的盼望 依然是存在的 好 这个 所以约伯的朋友是一个什么观点 跟这个世俗的观点比较像 就是约伯的朋友认为 一个人遭苦难 肯定是罪的报应 肯定是你自己有罪 你的家人有罪 你认识的方法有罪等等等等的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 其实我在读这个的时候 包括昨天想这个话题 我也在想 就是为什么苦难等于有错 这个事如此的根深蒂固 就包括 包括我们刚才说 就苦不苦相让红军二万五 也就是说 你现在觉得你生活太苦 所以你的认知不对 如果你认知到 红军的苦难和你的苦难的对比 你就能意识到 你的苦难是如此之小 不应该为此担忧 也就是说你的苦难是错的 说白了 对吧 你觉得你现在这么苦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就是要么是你认知错 要么是你理解方法错 要么是你过去生活方式错 就是所有苦难一定是犯错 这个事是为什么会 这个执念怎么来的 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都 还是有一种报应的关系 就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 善恶有报呢 其实人是需要做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 我认为也没什么依据 就 你可能说善恶有善报 那么经常说那坏人活了一百多岁 后来几天就死掉了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但这种道德伦理上的东西 它会产生 所以你干了坏事 将来一定得到报应 但其实未必 那个人干了坏事 未必得到报应 你看就是 我有个感觉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里面 对吧 如果这个世界纯粹混乱 我们活着有点麻烦 这个秩序呢 有一种最简单的表层的秩序 就是善恶有报 那么就算现在没法善恶有报 那终极上也得善恶有报 天堂和地狱就是了 就是虽然现实我多痛苦 但是我能上天堂 那印度教就是你这辈子非常痛苦 下辈子就特别好 对吧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秩序 这个秩序是 这个秩序是我们 道德实践的一个根基 如果这个秩序都没了的话 那我们道德实践为了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 纯粹混乱的世界里 你的道德实践是为了什么 就很难想象 所以说 我会觉得 这个确实有一种 我们这种观点 认为这个善恶有报 但是我又会觉得 又会 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 也是个道德 道德怀疑论 或者道德相对主义 大行其道的时代 经常会有人告诉你说 什么对和错 世界没有那么明显的对和错 我们在想 既然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是一个这么根深蒂固的点 现代人又是怎么这么容易 轻易接受别人告诉你说 无所谓 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善和恶了 没有什么明确的善利 是怎么接受这个途径的 怎么接受这个善恶怀疑论的途径 我觉得从人的本心来说 就是先不说任何文化的影响 人在感觉到痛苦的时候 他首先的反应是想要摆脱这个痛苦 然后人都有 可能都会有一些基本的理性思考 如果说这个痛苦是可以改变的 接下来一个推论就是 如果是痛苦是可以改变的 那我就可以通过某些方法 去让这个痛苦消失 接下来就会想说 痛苦背后会有什么机制 然后我可以改变它 所以痛苦就变成了一个 需要找到一个理性上的方法 去解读这个痛苦 这个感觉可能是一个人的本能 可能以前的人 古代的人不管怎么样 他会觉得善恶有报 就是我不需要做什么 反正这个痛苦 如果说它是有原因的 我就承受它 然后等到 承

受到一定程度 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救赎 或者说一个补偿 感觉像是这样 如果说 比如说对我施加痛苦的人 他会得到报应 那么我的痛苦就好像得到了一种补偿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不需要做什么 我不需要做什么 我这个痛苦 要不就是 我承受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自然会得到一个幸福的回报 要不就是别人得到的惩罚 这可能是给自己 逻辑上寻找到一个安慰的方法 这是我离开以前的人 然后现在的人 我觉得对比以前的人 就是他的理性更加的复杂 他理性复杂了以后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 他可能是一个变造出来的人 然后他就会紧张 怀疑一切 否定一切 他就觉得 反正痛苦的解决方法也不存在 然后那个善恶也不存在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怀疑的 那我就什么都不要 我就当下想到就好了 对 我认为前面两个分析特好 一是过去的人 他积极行动的空间 包括理性能力 比今天比肯定是差一点点 所以说他们会比较直接的从善恶有报得到一个结果 要么是当下的结果 要么是后生后世的结果 不管是轮回转世 还是天堂地狱 还是把其他生活中 对其他人的报应 包括你看 我们看救援社经常要求 你和华的事都可直接了 就是要去歼灭别人 成毁灭等等的事情 那今天 我们刚才也说 就透过心理学解释 社会学的解释 有一大道的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之中 总能把这个解释 往善恶报应上转 但遇到转不过来的情况 人就容易进入到 一种比较虚无主义的状态 就容易进入到 道德的怀疑论 这种其实没有什么 那我觉得你刚才 那个结果说的特别好 一般在道德怀疑论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得到最后的一个锚点 就是活在当下 那活在当下 就是进入到一种 相对享乐主义的状态 就道德怀疑论的终结点 就是活在当下 要么是享乐主义的 那比享乐主义 可能更好的一个 也是更好吧 相对积极一点的一个说法 就是把自己从世界的参与者 提取到一个世界的观察者 和体验者的角色 就觉得 这也没什么重点 来人间走一遭 就尽可能多体验 尽可能多看 就收集不同的经验 成为它的一个意义的表征 而不是成为一个道德实践的表征 所以我们会发现 今天的人 可能他最后去 怀疑一个道德视角 或者停止道德实践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无望嘛 就无望可能 会成为这个事情的点 好 对 那我们就接着来看 那从约伯本身的这个盼望 到他的朋友的劝勉 到约伯最后的 结局是什么样 那么约伯到这里啊 就跟所有近东文学的 这个苦难文学 有点不一样了 约伯最后 慢慢开始接受一个点 就是 恶人未必会受苦 善的人呢 未必有福 就是彻底摆脱了 善恶有报的观念 那么约伯就说 恶人几成受苦呢 恶人的灯何尝熄灭呢 患难何尝加到他们身上呢 等等等等等等 包括善的人啊 就是有人至死心中痛苦 终生未尝福乐的滋味 他们一样躺落在尘土中 被虫子所遮盖 好等等等 他朋友再次怀疑 跟约伯再次去反驳 然后最后这个故事之中 突然出来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刚才有约伯三个朋友嘛 跟约伯一唱 一回一答一回一答 突然出来了一个比他们 最后三个人的结论啊 就是约伯自以为意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 自以为意可能是基督徒身上最大的问题 基督徒或者是任何人吧 最容易克服 最难克服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意 所以这三个人从始至终认为 约伯在自以为意 好 然后突然出来一个人啊 就是这个以利户这个名字 这个以利户的年纪呢 比这几个人都要小 所以以利户出来说 我本来年纪比较小 辈分比较轻 我不好意思打给你说话 但是我听了之后 实在忍不住啊 我要来说这个话 好 以利户就说了一个话 首先 我觉得以利户这个话很有意思 以利户 认可约伯的话 就以利户不像他的三个朋友 认为约伯是自以为意 犯了错自己不自知 以利户认为呢 约伯确实没有问题 就你在这点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以利户认为啊 约伯对于神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就是约伯你自己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但是 约伯你其实还在强调善恶有报 也就是说约伯你的视角 包括你为什么求速死 就是因为你依然认为 你是一个好人 你不应该受灾 所以说这个过程 对你来讲才这么难以接受 就是你难以接受的点恰恰在于 虽然你之后说 好人未必有福 恶人未必有灾祸 但你在心里依然认为 好人应该有好报 恶人应该有恶报 你才觉得这事这么难以接受 那以利户也认为 你一再的置证清白 说最后神一定会给你一个 公道的惩罚和惩罚 你其实本身忽略了 神的这个世间的其他运转 和生活中的这种 我不能用佛教的方式讲 无常啊 但anyway 我们现在就这么来理解吧 可能会让这个问题 比较好理解一点 就是说生活中很大的事物 中间可能有别的安排 但别的安排这一点 我其实还是想提出来啊 就是这一点特别容易滑落到 痛苦的不可知论上去 你说有点像巴比伦神证论 就说这个世界是特别神秘的 神秘是特别神秘的 所以有时候你遭遇了大痛苦 其实神在背后有别的安排啊 等等等等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我因为我们经常 在这个 就基督徒的问题之上 经常把它解释为神的神秘对吧 包括有人说 既然你这个神这么爱

好公益 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大痛苦呢 我们就说这是神有神秘的安排 我们说那为什么一个人看特好最后变成坏人呢 我们说神对他有神秘的安排 我们经常容易把这个世界上的罪恶 解释为 这个罪恶是神的下大棋的 大棋的一部分 但这有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 你其实还是在拐弯抹角的说 背后要实现的是更大的公益 对吧 你所有的大棋论啊 神有神秘的安排啊 罪恶是上是很神秘的 你说不外乎就是 你现在智慧不够 你理解不了 就跟你爸跟你说的话有点像了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受苦 你现在岁数太小 你这个话你听了应该很熟 你现在岁数太小 你理解不了 其实你爸这个安排 是不是让你未来有更大的成就 就是说 我觉得 我们要特别避免把 圣经往这方向理解和解释 因为这个解释太轻易了 我们经常在解释圣经的问题 就把大家理解不了痛苦解释为 你理解不了 虽然你还没意识到 你要意识到 你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更大的正义的一部分 不可直论 对 神秘论 这个 这个 这个 以利户的发言 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像里面的一些发言 在引导像这种 是正义的不可直论 这么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 这个不是 他 他应该是基于神是全能的或者说 这样的 一个 基础去推论出来 比如说所有的东西的问题 对 那 那如果不这么去推的话 那是不是他的那个前提会被反对 或者 或者用什么 什么样的方式去尝试 这里有一点 就是神是全知全能全善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 就这个全善的善 是不是我们理解的 善有善报的 善报的那个善 就功利的完成 指的是不是 那个东西 因为 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有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问题取决于 如果善有善报 那肯定是真的 最后 那天堂是什么样 这是个很难想象的事 对吧 对 那天堂是什么样的 天堂难道所有人 看着坏人受苦 在下面欢呼 就是看着也不太像 对吧 那你说天堂是什么样的 天堂是 我们在里面做好事 有个老奶奶 我一过街 我过去把银行打开 多了两个亿 对 感觉天堂是这样 有点怪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一直嘲笑伊斯兰教的 那个天堂的想象 你要什么 当圣战士 上面好这个厨具 我们就觉得 啊 你们合着之后 就想要这个 就如果你们的善有善报 是想这个的话 我们好像觉得 你们的境界不高 对吧 那反过来 你很难想象 如果善有善报 不是金钱 快乐 爱情 是啥 就你做这么多好事 也不是 惩罚一个人 最后受了灾 这个你看到恶人 最后遭灾祸 是什么 所以有人讽刺啊 说这个天堂就是那种 你永远活在那个 圣诗般 隐藏的这个圣咏之中 好多人觉得啊 好像没有很 没有很值得期待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这个 就是 我们对那个 全身的善的理解 是什么一个问题啊 但是我们的父辈 那些受过灾难的人 他有时候也会说 我们现在不就生活在天堂吗 没有人奴役我们去 然后我们还能吃饱 经常我家里老人是这么考虑 这个天堂的问题 对 那么 我觉得基督教 从约伯记的后面啊 就转向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苦难和痛苦 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功效 就是他未必指向 最后有善报 未必指向 那个最终的公益的盛大降临 他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功效 对吧 就是苦难本身 其实超越善 有善报 善恶报应的一个痛苦的含义 然后在整个约伯记的最后啊 跟过去的这个痛苦经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约伯记的最后 英和华亲自出来发言了 就英和华出来为这个事 最后盖棺定论 当然就是预言故事啊 我们看这个预言故事 最后怎么来的 首先啊 英和华指责了约伯的自大 说明这个以利互对于约伯的谴责是正确的 英和华说 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 你的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就认为约伯说 啊 我肯定没有问题 你有什么事害我 你让我死吧 就这个东西是过度的 然后约伯也回答说 他的抱怨是有限度的 他现在其实还在辩驳 约伯说 我是卑贱的 我能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捂住口 我说一次 若你不回答 说了两次我就不再说了 就约伯是说 我虽然抱怨啊 但是我这个人抱怨有度啊 事不过三 如果我说两次你不回答 其实我这个人也知道限度 我就不再说了 好 然后这时候神 劝约伯效法 因为这个耶稣还没到来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 劝约伯效法耶稣基督 他劝约伯效法什么呢 效法贝希摩斯 贝希摩斯是啥 就是一个巨兽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巨兽 贝希摩斯就是一个大怪物 anyway就是这么想的 一般把贝希摩斯描绘成像山一样大 长得像大象一样 身上毛了一堆东西 神就说 河水泛滥他不发战 就是约旦河 长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 谁能捉拿他 谁能牢笼他 穿透他的鼻子呢 所以神认为啊 你这个人啊 天天抱怨这抱怨那 就是你这个人还不够从容 你要像贝希摩斯一样 面对这种痛苦 能够泰然处之 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约伯最后认罪 然后耶和華 再谴责了约伯的三个朋友 就三个人说约伯一定有罪的 就说 他圈子里面的一个人说 啊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 约伯说的事 最后说你们要娶亲公牛啊 等等等等 然后如果约伯要为你们祷告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就要办你们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总的来说

呢 最后引向了基督教面对痛苦 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啊 但这个结论不是一个 很容易接受的结论啊 就是基督教不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基督教强调痛苦跟人的心性 有很大的关联 关联就来于啊 你能不能忍 痛苦对你最大的关键就在于你能忍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了 为什么要忍 到这里这个故事 我觉得会相对好接受一点 为什么要忍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在痛苦中人是有很大的风险 会因为逃避痛苦的原因对善恶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偏差的 对吧 就是因为你对于痛苦本身 有善恶报应的归因 所以你认为在你身上发生的痛苦 要不是你错 要不是别人错 要不是你的看法错 要不是你认为善恶有报这个事儿 或者善恶重要这个事儿错 对吧 所以要么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要么你要报复他人改变他人 要么你要把一个事情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降低 要么你要接受一个 享乐主义的活在当下的世界 所以说因为善恶有报嘛 那我在我身上发生的痛苦 一定有个解释 为了这个解释 如果痛苦解决不了 就是如果我的痛苦不能向神祷告 这个明天就不痛苦了 那我势必要在道德上做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比如说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遭这个痛苦 他朋友最好安慰他的方法是啥呢 最好安慰的方法不是你错 是那个渣男的错 或者渣女的错 对吧 你怎么埋怨自己呢 是他错呀 对吧 然后我们一起骂他 这不好那不好 这不对那不对 让你的痛苦得到缓解 但是这个代价很大 你把你变成一个特别怨恨的人 而且你自己的道德标词在里面 因为这个原因就发生偏移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 痛苦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会促使你的道德标词 发生很大的偏移 不管是变成怨恨啊 变得无法坚持过去的东西啊 所以说回到这里来看 这个忍啊 这个背心摩斯价值就出来了 就是只有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忍耐很可能才变得有价值 忍耐的价值就是 因为人anyway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嘛 就是你如何让这个痛苦 对你变得不那么有影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但是它又不是像佛教的方式 因为佛教让痛苦变得不那么有影响 它总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啊 就佛教不只让痛苦变得不大有影响 也会让快乐变得不那么有影响 佛教不只让恶变得不那么有影响 也会让善变得不那么有影响 它本身是强调 一切都是虚妄的某种空性嘛 所以基督教就特别强调单向的 对于这个痛苦的忍受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 所以说整个约伯基和罗马书 其实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基督教里面 一个核心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义人受苦 就是好人受苦这个问题 当然你看基督教答案就不是 好人为什么受苦呢 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回报 好人为什么受苦呢 是因为怎么怎么样啊 那基督教怎么回答 好人为什么受苦呢 就是忍 忍耐 所以说好人受苦啊 这事好人你就把它接受下来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啊 这个忍耐它不是 就是刚才的问题是 好人为什么受苦 但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它不是一个目的 它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会 那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目的 因为一般我们在讲一个动作 它会有一个目的 比如说忍耐会为了什么忍耐 它是为了什么忍耐 嗯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这个问题里面有 在圣经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来摘几个解释啊 就是为什么忍耐呢 雅各书里面讲啊 我的兄弟姐妹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之中 都要看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 就让忍耐发挥效应 使你们完全和完备毫无欠缺 你们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赐人的神就必得着 但他一定要凭着信心 毫不疑惑的求 因为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内得到什么 因为他心怀二意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所以这里的忍耐是什么呢 说的是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 让忍耐发挥效应 使你们完全和完备毫无欠缺 我觉得这里说的是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还是回到善恶标准 来看忍耐 我觉得忍耐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基督教都认为人是有罪的 或者人是不完全的 人是不完美的 我们讲 他就是柏拉图的那个分友论 就是我们不把善恶 看作相对的东西 我们把善看成完整 把恶看成善的欠缺 就是善是100% 恶是1%到99% 都是恶 不同人的大小不一样 那这个欠缺的部分 那么人因为这个欠缺 会有各种各样做出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发生在你身上有一件恶事 有痛苦 那很可能你为了避免这个痛苦 所产生的各种偏差 来自于你欠缺的部分 所以忍耐的部分 忍的不是痛苦 忍的是你自己的那个欠缺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雅各的经文之中 忍耐使你的完全完备毫无欠缺 也就是说忍耐的部分 是填充你欠缺那个部分的 一个重要的品质 因此我说得更清楚的是啥呢 是你知道你有问题 你知道你根本不可能 正确地认识痛苦 也就是说你知道 你既经受不了利益的诱惑 你既经受不了别人对你的吹捧 你更接受不了痛苦 就是当别人吹捧你 别人

赞美你 或者在瞬间之中 你觉得我太牛逼了 这个东西是很可能错误的 那我们就要说 如果这东西都这么可能出错 那你在痛苦中产生的一切认知 或者你在痛苦中愿意接受的认知 错误的可能性 用卡尼曼的话至少是它的三倍 因为人在痛苦中敏感性 比快乐更强嘛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认可了我们的亏缺 那我们就要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在痛苦中 为了避免痛苦产生的认知 极大可能是错误的 这个我完全的认可 就我认为人为了逃避痛苦 什么都能够接受 你为了逃避这个痛苦 就是你为了让这个痛苦 变得可以理解 或者可以消解 你有极大的动机 去接受一个错误的认识 这个大家能接受 就是人是容易相信的一些 你愿意相信的 而不是真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面对痛苦 你的非理性或者非客观 是甚嚣尘上 所以说忍耐 是填充你自己的那部分 这是雅各说的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来讲 这个忍耐是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这点 还可以从世俗上来解释啊 那接下来解释更是基督教的一点 它是把忍受当作一种神的管教 说神待你们如同儿子 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源是所有儿子都要受的 你们若不体谅 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何况我们深深的父曾管教我们 我们也敬重他 难道我们不当更顺服万灵的父的儿身吗 深深的父都是 赞随己义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为我们的益处 是我们分享他的圣洁 一切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因为那经过的人 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 好 这里说另外一个东西 前面那段很难听 前面那段是完全负全职的话 因为他是你爹 你要听他的 这个肯定不是好听的话 但最后来说就是 最后不是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最后说的是经过试炼 要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 好 我们又无数次的 回到那个圣灵果子的话 也就是说忍耐能得到什么呢 忍耐得到的就是 之前我们讲圣灵果子 什么平安 恩慈 喜乐等等 所以基督教确实有一个点 有点怪 就是他会把这些美德 不建立在认知上 把这些美德建立在忍耐上 也就是基督教特别强调 比如说Vigilance 就是谨慎 忍耐 也就是说他会认为忍受本身 是很多美德的根基 像哥伯西说 因此我自从听到你们的日子 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愿你们在一切 属灵的智慧 and 悟性上 被神充满 好教你们的行为对得起主 繁蒙祂的喜悦 在一切善功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认识神 从祂荣耀的权能 在各样的利上得利 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 显出忍耐和坚定 也就是说 所谓圣灵结出的果子 就是有点像 背心摩斯 就是一种坚定 那这个坚定的根基 其实就是忍耐 所以圣灵果实 很大的程度之上 极大的程度之上 与这个忍耐相关 我觉得果子的这个隐喻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如果你把 它这个比喻好像是 你把人的成长过程 看作一个生长 树的生长和结果的过程 所以如果在这个比喻当中的话 痛苦这个东西就好像 你去看有一些果树 有一些果树它比较没有障碍的 长得很好 也结出了果子 然后有一些果树 它是可能上面有石头压着 它得这样弹一下 然后才能长出来 或者它有时候又被什么鸟啄了 或者被虫咬了一下 然后它得再努力一下 才能长出来 然后因为它目的是 结出一个好的果子 所以整个受苦的过程 它就变成了 其实虽然有的人受苦 有的人没有受苦 但好的树就是能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像你说的忍耐住 然后结出一个好的果子 然后如果是无法忍耐的东西 就是那个树 它可能就长到一半就断掉 或者长到一半就不再长 或者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我可以给你的这个比喻 再添加一个点 我们的生活中也看到 当然你在生活中 遭受多大苦难 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跟出生有很大的关系 出生也是一种运气 但是也跟另外一个事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在中国 你说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 更容易遭受苦难 还是一个饥渴慕义 追求公义的人 更可能遭受苦难 那肯定是追求公义的人 对 肯定追求公义的人 你都说你的愿望越大 或者你对于义的需求越高 其实你受苦的可能性也挺大 而且这里面 像我们最开始讲了 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苦难 还不是你自己受苦 圣经里面讲了很多 你道德水平高你才有的苦难 比如说因为别人的事情 极大的忧虑受的苦难 因为你身在世俗之中 无法得到神国而受的苦难 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苦难 神国那个有点太高了 我也没感受到过 但是为他人的遭遇 忧心忡忡所受的苦难 和因为信仰所受到 逼迫所受的苦难 这两个很明显都是 对自己有一定要求 才会受的苦 对吧 你就是要求低 你的岁月静好 你就是活在当下 你也不用受这个苦 你说就是义人受苦啊 这个事还真是一个人之常情 都不是说你自己 是不是多义的人了 就求义这个事受苦 是人之常情 就忍受无望之苦 是求义道路之上 必然发生的事情 而这里的很多无望之苦 是很难解释的 或者很难用某种反省的 心理学的技术啊 或者道德的社会学的分析和解释 去能够消除它 或者很好的化解它 里面有很多东西 确实是要靠忍耐来完成 所以我觉得基督教 对于这个痛苦

为什么有一个 这么奇怪的结论 有一点点道理 我可以再跟你们分享一些 跟忍耐相关的这个 的一些经文啊 就是亚 不是亚克斯这个 我看 就之前我们分享过 这个彼得后书讲的一个 从前到后一个逻辑 说就因为这个缘故 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 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加上爱兄弟的心 有了爱兄弟的心 要加上无私的爱 就是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 忍耐前进 爱兄弟的心无私的爱 这是一个 逐渐上升的过程 在这个上升过程中的 关键转化 是从最开始的 你看德行和知识 其实是最早的部分 然后 你看 它的前面的起点 是德行和知识 终点是无私的爱 大脑没边了 那 德行和知识与无私的爱 中间的环节是什么呢 是节制和忍耐 也就是说 我觉得德行和知识 我觉得这句话 对于今天的人更容易理解 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善念和善意 是从知识出发的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 对于民主开放社会有期望 对于专制和独裁 有很强的恶感 或者对于很多 其他的罪恶的事物 有辨别能力 今天我们对于恶 这些认识能力 跟知识和认知相关 对吧 所以很大程度上 就是过去的道德 可能是一个 朴素的浓昧的道德意识 那今天道德说白了 很多人为什么要废死 废除死刑 是非常逆着 那个道德直觉来的 那今天废除死刑 其实是一种更高的认知代表 比如说 今天我们对于善的很多认识 可以这么说 它是德行和知识构成的 但这个非常不足够 那从这点上 是要怎么能到一种 更高的那个所谓的 这个爱兄弟的心和无私的爱状态呢 也就是说 这话怎么讲呢 OK 我想用陈嘉毅那个话来讲 就是 认知是在感知之下的 就是从道理上来认知很容易 怎么把认知变成一个可感知之 最后连通到你的实践才有关系 那我就认为 在人形成可感知之的过程之中 怎么把你的感受中的痛苦 不是排除 而是让这个痛苦 变得不要影响你的感知 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会认为 在求医的过程中 在实践的过程之中 可能最影响我们感知构成的 就是对痛苦的感受 因为它太显著了 人就是趋利避害的 你对于痛苦的感受太大 导致感受痛苦成为了你感知中 最关键的部分 所谓知嘛 就你的知都用在去消化 你对于痛苦的感受之上 导致你之前对于什么道德 这些认知完全不在 所以你看 这个完全可以来解释 知黑这个现象对吧 就知黑跟我们感受的是同样痛苦 甚至可能他们比我们感受痛苦更多 你说知黑这些人 不喜欢民主制度 不喜欢开放主义 也喜欢 那为什么他们变成这么一个 心性状态的 就是因为我们很明显的发现 他们的重心全部放在痛苦上了 所以他们要么就觉得 这个痛苦无可避免 要么觉得最后 因为我遭受的痛苦啊 我宁愿让所有人都一起遭这个苦 我们最后在大毁灭与重生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他的所有关注重心都在 解释他的痛苦上 因为我遭受的痛苦 要么就痛苦不可避免 不可解释 就为什么很多知黑 听到中国改革的言论那么生气呢 有的时候 这事最后能好 那我先遭那个苦算什么 就是这事就是不能好 这苦是必然的 我才好理解我的痛苦 如果这个好 你就告诉我 它是一个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 这个阶段之后 这事能变好 而且因为这事变好 可能过去事就既往不咎了 那我怎么能接受啊 那我能接受的世界 就是所有人都遭受我一样的苦 这对我来讲 才是我好接受的世界 如果我这个苦是历史中 短暂十年的痛苦 那我接受不了 就很多人会这么想 所以我就是拿这个举个例子 我会认为你就会发现 从认知到感知的过程中 对人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在过程中 基本在你的身上痛苦 如何不在你的感知中成为压垮 或者彻底填充 你所有感知的那个部分 那我会认为 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忍耐 还确实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是 对于基督徒来讲 忍耐有一个最大的压舱石是什么 就为什么 也就是说 为什么基督徒 能比一般人更能忍耐痛苦呢 对自己的这个罪的认知 是一个了 就对自己罪的认知 还有吗 天国的英雄 有叛徒 也是一个 还有吗 是 老灵 老灵是你最后的结果了 就是跟耶稣基督共受苦难 也就是说 本身 苦难是一种祝福吗 祝福也是一部分 苦的人有福了 痛苦的人有福了 哀悼的人有福了 对这肯定是一部分 但我觉得也有一部分就是 因为耶稣基督忍受苦难 所以说 能跟他共同享受忍受苦难的命运 不要享受 共同接受忍受苦难的命运 是一个荣耀 这个过程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痛苦了 因为 你和耶稣更近了 就是你的信仰导致和他更近了 然后这是荣耀 然后这种信仰 更归一了 因为你没有痛苦 你是没办法体验它的 你没有痛苦 你快乐就是以自己为王 对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 基督徒都希望与耶稣基督关系更近 更近 对 这个关系更近 就像你在世俗中有个榜样 跟他关系更近 就是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崇敬的老师 你读了一本跟他太多的书 你就觉得你们关系很近 那跟耶稣基督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 来承受很多苦难 忍受很多苦难 所以说 基督徒会认为 自己在忍受苦难的时候 就跟耶稣基督 有同等的这种命运的相连 这个

是对于信徒很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安慰 也可以说是一种 它不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安慰 或者痛苦会消失 不是 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殊荣吧 就因为这个殊荣 导致忍受苦难变得 是一个更好忍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再回来把这个 基督徒对于痛苦的看法 跟各种其他宗教或者世俗 对于痛苦的看法 有一个相对的对比 就是你看 在我们日常技术之中 如果有人说 哎呀最近太痛苦了 人们会给你介绍一些 调整痛苦的 或者调整这个情绪的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 它促使你相信 这事没那么重要 比如你失恋 他们就说没事 下一个更好 等等等等 就一旦让你相信 这事没那么重要的话 你好像就可以逃避这个痛苦 第二呢 像更多其他看法 它就告诉你 人对于痛苦这事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之后 你就可以放弃 放弃之后 好像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这个呢都是 这个我就认为 在基督徒的角度看 或者从任何角度看 这是很危险的 比如说痛苦促使你对于 正确和错误的想法产生了偏转 促使你认为正确的事 不那么重要 或者促使你放弃 对于一个正确的事情的追求 那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那这个是世俗上 确实很多调整痛苦情绪的看法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 心理学有一种承诺 认为一定能找到一个视角 调整思维和认知 找到一个事情里面正面的部分 但这话由于太抽象了 你说你们基督教不一样吗 搞了半天你们搞痛苦忍耐 然后就说忍耐 你看忍耐有好处对吧 忍耐能够让你对于这个 正义的事情有更好的坚持 那非要这么说的话 对 那基督教是这么一个方法 它调整思维和认知 促使你找到这个 痛苦之中正面的部分 但我觉得它还是跟那个 心理学的方法不太一样 就心理学的方法 对于痛苦和忍耐 还是比较专注在 相对可感的回报之上 就是基督教这个 可感的回报不多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更多的是说忍耐 可以填充你比较空虚的 就你自己亏缺的那一部分 OK 那么包括 就是一种类佛教的想法 会把这个 对于情绪的调节 使用冥想啊 等等的方式来去消解 那么冥想啊 等等的方式 就是促使你可以 跟情绪拉开一定的距离 它促使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 最俗的就是 你们家长告诉你们 就是痛苦的时候 多吃饭多运动啊 吃点好的等等 就是你能够 跟你的那个情绪 拉开一定距离 或者用一种 其他的与其相依的情绪 对它做一个对冲 等等等等的 那包括很多其他宗教 包括基督教也有啊 有很多基督徒也如此 就认为 对应痛苦最好的方式 是通过虔诚的祷告 来促使那个痛苦的源头消失 比如我有病痛啊 我通过祷告 求神拜佛 来促使我的疾病好了之后 就不痛苦了 我现在失恋 那如果不失恋 就不痛苦了 等等等等的 但还有一种 就还有一种 我觉得是基督徒 在这里面要去分辨的 就是很多宗教 因为善恶报应吧 都有一种 把痛苦高尚化的倾向 就是痛苦是 获得真正伟大的一个钥匙 虽说鸿鹄二万五 非常伟大啊 怎么怎么样的 但这种东西 都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很容易去 有人应该有人 对 就是他都会 一旦我们把痛苦高尚化 就会有很多 主动求苦的部分 比如我们刚才讲 很多宗教都有斋月 对吧 斋月就是主动 把你放在一个 不那么舒服的状态 包括基督教也有 那个鞭打 就那个戴卯钉的那个鞭刑 就是很多宗教 就会用主动寻找痛苦 促使这个痛苦高尚化 就是这个苦修 那以前那种像犹太教 也有这种绝食或者禁食 对就斋月 禁食祷告 然后这种传统 那它是不是 也是属于这种 痛苦的高尚化 我觉得是啊 有人说 有人说人总是相信 我承受了一个苦难 这个苦难 如果不是我应该受的 它反而就会带来福分 的这么一种想法 对吧 就是如果这个苦难 是因为我自己犯了错误 那是对我的惩罚 它像天平一样 如果遭了一个苦 那这个苦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错误带来的 它就应该反过来 对我有一个补偿 所以说 那它是不是还有一种 就是我知道我犯了个错 然后我故意让自己受苦 好像就可以去弥补这个 这个真有 就是你在过去 如果你有个问题 比如说 我还举失恋的例子 你失恋非常痛苦 然后如果你 比如当时忏悔 或者你自己认为 我深刻的意识到了 我这个痛苦 来源于我的什么问题 好像我的生活就平均了 就是我的错误 已经被这个痛苦填平了 我就应该不会再有 下一步的惩罚了吧 因为我已经如此深刻的 把这个痛苦 跟我的罪对应上了 其实我想到的 其实是那个 就是大卫 他跟88犯了那个错以后 生了儿子 上帝就要杀他 他就天天跑去 披麻蒙灰的在那祷告 我就感觉 就想到这么一个故事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很难不把善恶报应 看作一个数学等式 一样的关系 比如说 如果我有一个罪 这个罪的代价是 这个最后的苦难 那么我要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 这样说话很有意思 比如说 我今天手机坏了 有人说 哎呀你手机帮你挡了一灾 你手机要不坏的话 你说明下周得一大病 对吧 包括我们经常 就是中国 就让人戴玉 你说那个玉 我戴个玉锁锁 当着玉锁锁转 这个玉锁锁替你挡了一灾 你就是这个数学等 数学恒等式 你遭受一个巨大的财务损失 我们认

为这个财务损失 你这个罪 本来应该让你自己得病的 但现在这个玉镯子坏了 可能损失10万块钱 你的病就不用得了 也就是说 我们总是在这个 善恶报应两面去配平 同样我们自己受苦也是一样 我明明是个艺人 你看那些人还胡吃海塞 但我让自己进食一个月 每天饿得非常难受 那是不是我其实 会有一个好的回报在后面等着 包括一样嘛 我特有钱 你看别人拿钱花天酒地 我光心拿钱做慈善 那会不会其实我家人受保佑啊 庇佑啊 台湾这个祭祀协会应该 就是这么搞起来的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你看 这个就是约伯记故事前面那三个人 一直要劝约伯的嘛 就是你受灾 肯定是你犯了错误 你还老说自己不犯错误 你更糟糕 就是这个善恶有报 就是我们可能最朴素的 面对世界某种秩序的感受 那我觉得基督教这个东西就是 基督教对于痛苦的看法 就是促使你可以 不要这么看这个问题 但是呢 又不会进入佛教那种认为 这一切都是非常无常的 这个秩序本身不存在 导致你可以 把上的那部分 也放下了这么一个点吧 但基督教不 它同样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在讲善恶有报这件事 就是它的报不是 比如说天国呀这些 你看啊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犹太教有这个倾向 因为犹太教不有律法主义嘛 就是你只要做得好 不做的事不做 该让你做的事你都去做 你就会上天堂 不然下地狱 但是 这个基督教时代变成 因性称义 就是你做得好不好不重要 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行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 因为你说 信耶稣基督算是做善事吗 好像也不是对吧 包括罗马书里不是就说吗 你不以行为称义 因性称义 比如说 你不以善行称义 而因性称义 那因性称义 很大程度上就是说 根本上否定自己 能做多大的了不起的善事 这一点 就是你的善事远远比不上 你的原罪 可能带来的问题啊 所以说最后能够救你的 不是你的善行带来的善报 而是耶稣基督对你的怜悯 或者神的慈悲 等等等等 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我确实认为基督教 从这点之上 那个天堂地狱的存在 但那个天堂地狱 不因人的善行 最后能够通达 至少在基督教里面 就假设 我们就把天堂地狱 看作一个更大的回报来看待吧 那更大的回报 我有讲这个词特别不好啊 响应吧 响应的是你的信心 而不是响应你的善行 也就是说 那个善行是你负责的部分 善行是你不为了获得回报去做的 比如说 那回报早就给你了 给你之后 你啥也不做 你最后也能上天堂 你不是觉得 哎呀不做好像对不起 就是这种信仰之后 产发出的善行 变得更加的不以最后 一定有一个回报 作为前提假设来看待 大概是这么一个问题 你说没事 接着说 但其实我在 现在在比如说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价值层面 已经完全接受了 然后但我还会有疑问的地方 是比如说 像基督教在在讲神的爱 像你刚才也说基督对人的怜悯啊 什么的 这个具体是指什么 就比如说他他基督教讲讲 讲这个 就是那个神 那种全部的爱 神的爱是在是怎么体现 或者说基督徒是怎么理解 这个神的爱啊 这个神的爱和恩赐 就是所谓圣经上说 你白白得赏赐吧 这个白白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在位格之上 神比人的位格会高很多的 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又是神子 不管有没有三位 他是神子 就是他的地位非常崇高 那么神却拆他的独生子下来 道成肉身 有道成肉身 已经相当于比微服私访 可能伤害更大的一个事情了 而且他作为无罪之人 要去承受这么多的非议和苦难 最后承受死亡 就是因此他的血白白的为我们流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外邦人 做了什么好事 导致耶稣基督深受感动 像鱼翁鱼杀一样 因为我们做了几百年的好事 天庭突然感觉你们真是不错 然后来移山 而是就没有因为你们什么好事 就是他白白的拆他的独生子 来为众人死 来洗清我们的罪 所以说这里所谓的 基督徒所感受的神之爱 就是对于人身上的不可人自己解决 罪信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而这种解决方案 并不是响应了你的某种善意 也不是给你提出了某种交换的条件 你看旧约新约 这个约定在里面 那个旧的约定是实践 就是是有条件的 就是这十条 做到了上天堂 做不到下地狱 但实际上结果就是 这讲起来就不可撒谎 真的实在太难了对吧 基本上都做不到 那所谓新的约定就是 你别做了 相信我就行 所以这个东西被当做 神是为什么 我用比较朴素的语言 我们不设禁忌随便吧 那神是为什么突然 这路老天化解了吗 我烧鸭汤 谁喝鸭汤 谁不喝 我不喝 有两个不喝的 可以改变主意 就神为什么 怎么说呢 神为什么觉得 这个旧约好像不太好 要来个新约 他怎么想通的 他这个其实有好几种 就是解释 就是以前我也有 听到过就是说 当然这种可能比较像 刚才说到的 治疗感冒的 绝对治疗感冒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旧约整个故事 它其实是整个旧约 这个故事的一个 像是续篇一样 这种感觉 然后但是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神他不存在说什么 他不存在说 我到了新约时代 我突然就转变想法 而是他其实 一直都是这样的 只是旧约时代的人不理解 所以才有耶稣 来把这个事情 发现大家理解的不太对 也不是理解

不太对 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神 就是从亚当夏娃 背异神走出伊甸园之后 这就是一场漫长的救赎 怎么把亚当夏娃的 诸后裔救回来呢 就是重新完成和神和好的 一个巨大计划 然后在旧约的时代 是神从以死 拣选了以色列人 就是雅各 就是那个不是雅各 雅各是有罪恶 成为非以色列人的 雅各的兄弟叫啥 以撒对 就是以撒的后裔 成为了以色列人 被神所拣选的 雅各的后裔成为了 反以色列人的 外邦人的典型 也就是说 神这个漫长的 是雅各的后裔成了以色列人 然后以撒的后裔 成为了以东人 以东人对对对 就是神最开始 一个漫长的救赎计划 是从里面的一部分人开始的 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东西特别辩证 然后以色列人 也不是说就完成救赎了 因为以赛亚书里面 也有弥赛亚降临 这个世界审判和第二阶段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 也存在 他们也知道 这个救赎是分阶段的 第一阶段是这个犹太人 以赛亚书里面 也说了外邦人得救的事情对吧 所以才会说耶稣基督 就是这个弥赛亚嘛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 也说这个第二阶段 就是现在这个犹太教 跟基督教的矛盾就是 大家对于第二阶段 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我怎么看 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一个 漫长的救赎计划 这个救赎计划 最后就是一个 完全的救赎 就是从少部分人 到对于少部分人 产生巨大的矛盾 到救赎外邦人 到最后重新回来 要救赎所有 以色列人的这一点 就是摩玛书 马上就要看十一章了 摩玛书的十一章里面 也提到 就是最后以色列人 其实最后也都要得救 所以说 你可以把它看作 就是这个神的爱 从最开始就是要把 就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你可以这么说 就人类历史的开端 就是跟神不和睦开始 因此 整个人类历史 如果有一个神圣的历史 神话故事 就是从与神的分离 到最后与神的连接 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部分 那以色列人 是这个部分的一个阶段 然后 这个阶段 以色列人自己也说了 以色列人先知也提到了 是存在一个尼赛亚降临之后的 第二阶段 然后我们就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然后犹太教就是不承认耶稣的救赎 对犹太教就不承认 犹太教认为有第二阶段 但不是你们说的 你们那是假的 但保罗这个人很流氓啊 保罗说 你看 这以色列也讲了 犹太人不认主 这是 这第二阶段里面 包含了第一阶段的人不承认 这早就说 说定了 所以你看 我们就是第二阶段 这真是 我觉得痛苦和人的欲望有关系的 是不是人没有欲望 太佛教了 你的想法实在是 那你说 就是我想 第一次人的第一次痛苦 什么时候是夏娃想吃那个 想吃那个 三个树上的那个果子 你想 他吃不到 他就有欲望 有欲望就有痛苦 就这个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 就是他吃不到 他就会痛苦 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一个需要分辨 就比如你看圣经也经常说 饥渴慕义 就他对于义的需要 也是用饥渴来比喻的 那你说 我们是不是有对于义的欲望 当然有 对 但是如果对于义的欲望 被称为欲望 那他跟我们肉体欲望 肯定是不同的欲望 就保罗说你战胜不了 就是你随时在征战 在你的肉体在征战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灵肉征战里面 我们属灵的部分 不就是饥渴慕义的部分吗 所以说我会觉得 就是 我会觉得我们很难把 对于义的 对于善的欲求 跟 包括对于这个鸭肉 对于快感的欲求 当做同一种欲求看待 但是事实上它会产生痛苦 我就说 我说的是亚当 他想吃 吃不到 他肯定是一种痛苦 是一种欲望引导的痛苦 如果没有欲望就没有痛苦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痛苦 本身赋予了 人的重生 就这是一种罪嘛 他已经埋下了这个罪 埋下了这个罪之后 但是这个罪 确实一种 什么筷子 没事 吃个肉没有筷子 接受 我有很多筷子了 我没想到没出来 今天就一次失败 没事没有失败 大家喝汤吧 喝点汤热乎一下 你接受接受 就是 所以这个罪本身 就是 让人 发烟生气 那如果他的一点原理 那就没有我们这些人吧 让他不出来 所以这个罪本身 又和后代的反动超生 那又有关系 所以罪 关于对罪痛苦 就像我在做 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有段时间 我就对悲剧啊 我特别着迷 但后来高老师来 跟我讲了很多 就是这个悲剧啊 文学上的悲剧 就是因为我们见过了 太多的悲剧 就这悲剧撞进我们心灵 这到底是什么 第一你会感觉到自己无能 你以前觉得自己特牛逼 但你帮助不了这个人 他明明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就被拖到监狱去了 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 又思考你为什么 进而会羞耻 然后羞耻之后 你还要改进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套逻辑 那我问你啊 那我们应该 比如现在我们应该追求食欲吗 当然要追求啊 你说我们应该追求食欲 不是追求 这是本身啊 生活是本身啊 你只要不过分的追求就可以了 我吃饱 圣经说吃饱喝足 他说吃饱喝足就当满足 就是你 你要很感恩的吃到东西啊 这个OK 我就很好 照片呢 食欲也可以 那我们应该追求 带点鸡蛋 我们应该追求性欲吗 就是我们饥渴慕义 也要饥渴慕性嘛 就如果你 因为我确实会觉得 你刚才这个想法 有点佛教的想法 因为佛教的贪嗔痴确实 它不只针对食欲这些 也针对一切你的执着嘛 不管你执着于吃 还是执着于 那不

是追求 我觉得那些人和肉体有关的 都不叫追求 它是一种欲望 追求我认为是一种更高层 道德层面的东西 对这我认可的 所以说我就认为 对于公益的追求 和对于身体的追求 如果都用欲望这个词来涵盖的话 就把它混到一起了 因为你现在要分开 一个算不上追求 另外一个算不上追求 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 还是要分开讲可能会好一点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让人觉得 一切执着都是不好的 执着于 你追求道德高尚的东西 其实本身 我认为可能不是获得了痛苦 比如说我想追求民主 追求民主本身没有痛苦 是那些坏人 用不正当的手段 施加了你痛苦 才感觉到痛苦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本身不是痛苦的 警察打你 连追求民主 追求那些更高层的东西 你碰到恶势力的 对你实施了殴打 你救不出那个人来 你才感觉到痛苦 就没有人说 我追求耶稣 追求神的脚步 我是痛苦的 没有人 没有人 但是 等一下 这个我恰恰觉得 可能比这个好 我觉得是有的 就比如说 这个我们刚才讲 圣经中说了一种痛苦 我就说了有一种痛苦是 圣经中写了 但是我现在感觉不到的痛苦 就是我们尚在世俗之中 你为了这事 你为了你 为什么现在还没在天国之中 为什么没在神国之中 你感到极大的痛苦 我觉得这个痛苦没有 但我觉得追求民主也一样 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会真心追求民主 是因为现状之糟 现状的糟 就算不在你自己身上 在他人身上 你其实也会为此感到痛苦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追求民主 你感到疼痛 基本上是一定的 你是肯定能感到某种痛苦 在其中的 就像你 因为你是个律师 你的当事人的痛苦 对你来讲就是最大的痛苦 但对于好多 没有这个法律的正义感 追求 或者对此无关的人 他会觉得 哪个国家没有司法问题 他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他就不会为此感到痛苦 不是我痛苦 就是 我以前我就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神受苦 我会感觉到苦 对啊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本身不是我感觉到苦 就是那个 《为权力而斗争》 它解释什么呢 伤害了你法律人的情感 是不是你本身受苦 是你学法律所信仰的一种东西 你这种情感遭受了创伤 因此你感到痛苦 你并没有直接遭受痛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我律师 当神坐牢我痛苦 那你痛苦什么 当神坐牢你没有坐牢 当神是在坐牢 律师没有坐牢 所以这个伦理上就是说 是因为当神坐牢 你感觉你的情感 你追求的一种东西 你遭受了创伤 所以你也感觉到痛苦 我觉得这个解释太复杂了 是的 就是那个 谁写的 《为权力而斗争》 那个书上 他就这么解释的 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我一下子找到我痛苦的根源 我必须说 我觉得这个解释 有点太心理学了 很简单的说 我觉得你做一个事 它没有痛苦 能谈得上追求吗 就我拿纸 我说抽就抽了 这完全不能说是我在追求这个纸 对吧 就是如果民主 是你没有 就是 轻轻松松的 唾手可得的 你张口就有了 或者说怎么样就有了 那用不上追求这个词 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 从最基础感受之上 这个人其实有同理心嘛 你看到一个小狗小猫 你也很难受 看到人也很难受 我觉得 大家可以再搞 对 我们也可以搞的 常年都可以的 它汤挺鲜的 汤可以搞的 汤真的 我觉得你很难 完全抽离出来说 我痛苦的原因 是因为我所追求的一个什么 就是 你把你的某种追求客体化 你说它实际伤害对象 是那个东西 不是我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心理学 因为你一旦把它客体化之后 我感觉接下来 马上呼之欲出的一步 就是你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技术 把它隔开点距离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好像马上呼之欲出 就是这一步 我是觉得 为什么做这个分辨 我是觉得 基督教对于痛苦的想法本身 是 就不会特别强调这种 客体化的操作 他现在讲的时候 你还来的吧 没有这个邮表都 我怀疑 中间有点 滑动 有段时间 就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是 能解答那个疑惑 就是基督教认为 就是你首先 是有一个圆满状态 但是那个 你是有一个空缺 这个空缺需要 用这个 忍耐来填满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 你是为了达到一个平均水准 然后你 只有忍耐 能恢复你 假设说 一个正常的心智 或者正常的判断力 什么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说 就是另一个中间 有一次拐到的说法 大概就是说 在这个忍耐之中 实际上可以生出来 什么样的果子 或者这个忍耐 能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东西 就听起来跟 跟那个 跟大计划 跟一个 还是为了得到 最后的回报 对 还是在为一个好的 某种程度上 还是那个痛苦给你 因为你只有有痛苦 你才称得上忍耐 你很难说 我在忍耐一个 非常奢靡 非常幸福的生活 对 就是如果是为了忍耐 是为了得到一个 更好的品质 或者说更好的 什么样的状态 就还是有种 是痛苦给你 给你了忍耐的机会 然后你获得了 忍耐的能力 然后你获得了 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 两个不同的比喻 我们这么想 一个是登山的比喻 就是登到一半 大家都累的不行了 只有你忍住这个痛苦 方能攀到山巅 对吧 你无法忍耐 anyway 还是会到达山巅 但有另外一个比喻 你可以想象 这个崴脚的比喻 对吧 你生活不便 那你现在可以选择 躺

在家里面躺一天 你可以选择忍受 这个脚痛出去 挣脚 那你说你出去 正常生活 你得到什么呢 其实没有 就像你说的 就是这种忍耐 好像没有那种回报 在其中 只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忍耐 你就会disable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 那个登山的比喻 好像忍耐最后 还是为了攀到山巅 但如果用这个 平时比如崴脚 这种比喻 其实也就是说 你就可以看出 如果不忍耐 你就disable 这么看起来 好像是不是 就没有那么 有一个大计划在背后 我会说这种disable 其实更 这种解释会更 更印象深刻 对 我会更在 我也会更接受 这种disable的比喻 就是你最后 就成为一个残缺的 而且是一种可感的残缺 但那这个就是说明 在平时痛苦之中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想逃离痛苦 这种强烈愿望 其实会放大 你很大程度上的残缺 是 中间问到那个 就有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老哥回答的那个问题 具体问题我忘了 他可能比你小一点 哪个老哥 这个老哥 这个老哥 这个我肯定比我小 这个是老哥 这个是老哥 对 然后就是 关于现在 或者今天人 怎么看待痛苦 或者说为什么要逃离痛苦之类的 就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就因为 比如说基督教他鼓励的 就是这种忍耐 甚至说是某种 不谈回报的忍耐 只谈这个品质 你有没有 那 是不是这也是今天那个 这个宗教信仰 可是越来越少 对 就是 太不流行了 你看他很要求及时反馈 对吧 就正面的说 你看看短片 你要求情节越来越刺激 那反过来说 就是 就是你 你这个痛苦的东西 你也希望 就是如果他有回馈的话 你希望他是更快给你 你没有延迟满足 要么就是说 你的 给出来的那个 就是如果你要做善行 你要付出的那个成本是 现在立马就给出去了 那如果你要是做个坏事 你的好处 可能是你现在就得到了 能不能被发现是以后的事 对 那这些就会觉得说 再加上人现在也很难延迟满足 很难再听你说 你 对 就听起来 非常腻 对 非常腻 就今天的话说基督教的这一套 可能就会 就小红书的话 就是 又是精神内耗 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是斩人吧 对 所以说信仰是斩人斩落 小红书一打开 上面第一句话就是 不要精神内耗 你不要精神内耗 那我给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忍耐有关的经文 特别有意思 就他 他从忍耐开始讲到什么方面 他说兄弟姐妹们 你们要效仿 先前奉主您说话的众天之 以他们的受苦和忍耐做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如何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说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的目的是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好然后来了 他接什么呢 接我的兄弟姐妹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对天启示 不可对地启示 也不可指着其他誓言启示 你们说话是就是 是 不是就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就是他怎么从忍耐突然话锋一转 转到不要启示的 我就觉得这里面是有一点 其实 刚才应该讲这个的 但是刚才没想到 刚好有人提问就把这个引出来了 我会觉得 基督教对于忍耐这点 虽然忍耐 对痛苦的忍耐听着特别不中听 尤其是跟现在的这个 时代精神完全相悖 但我觉得很可贵的一点是什么 这里不可启示里面说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我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对痛苦 一个很诚实的看法 就是启示是什么呢 你说哎呀我以后不会再 比如你跟神祷告说 比如说现在得病 哎呀神我以后肯定不抽烟了 你让我的病好了吧 包括比如说假设我出轨 导致要分手 导致我跟别人说 我再也不这样了 你放心我肯定不这样了 你原谅我吧 有时候你看 你在用 你看我都吃了这么多苦了 这惩罚肯定也够了吧 你别这样 或者你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你把 惩罚和痛苦当作善恶报应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因此启示 不管是启示求最后有好处 比如你说 我为了你已经这个吃灾一个月了 我以后决定每年都给你吃灾 我是个大富豪 你说我今年捐了20%财产了 我以后肯定每年捐30%财产 所以你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是 如果有善恶报应的话 就这个数学公式嘛 我们很容易把痛苦 或我主动承受的痛苦 放在里面去启示 但启示 你就没有真实的面对这个痛苦 那我我觉得今天的时代精神 包括让你不要精神内耗等等等等 他能帮你把担子卸下来 帮你卸下来 或者帮你配平这个公式 把配不平的部分 但我觉得比较真实面对痛苦的状态就是 这玩意就是配不平的 所谓义人受苦的难度就在于 坏人受苦就什么配不平的 坏人受苦天经地义嘛 就义人受苦的公式就配不平的 但问题就是配不平的 所以从这点上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我就认为 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是让你很诚实的 看待痛苦这个问题 这个诚实是很可贵的 当然可能就是越来越不中听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也是对的 就今天为什么很多宗教都在退潮呢 就是宗教提供的那种心灵的那一部分 被心理学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对吧 不管是被心理学的药物制造替代 还是被心理学的理论来替代 就是在标签分类 然后这个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要问了 到底哪一个在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辩论的问题 到底哪一个在更真实的 面对人遭遇的痛苦的痛苦的问题 是用神经科学的角度说 这痛苦

不就是你脑子里面 这个神经递着电信号不行 吃这个药 电信号一接上就没痛苦了 还是或者心理学的某种理论 还是基督教 它面对痛苦是更真实的 面对痛苦的问题 痛苦有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痛苦 比如说肉体的痛苦 精神追求正义的痛苦 这完全不一样 但我另外说一个 就是我们有时候 也把这个肉体的痛苦 跟另外的痛苦 我们经常容易把它连在一起 比如说我今天胃疼 没出门 结果日本发生一起车祸 病人说你看这个胃疼好 你要不胃疼 今天出去坐那个地铁 出事就是你好像 你的肉体痛苦 把你挡下了你的精神 或者你的命运 所遭的一个灾 就是你看人有一种冲动 就是把你的生活 当作一个被善恶支配 或者被某种命运支配的 一个线索 所以这里面出现的 每一个痛苦 都可以在这个线索中 扮演一个作用 就是你的肉体痛苦 当然有个纯科学解释的点 对吧 你胃疼有各种原因 有一个经典的解释 但我们忍不住 要把它放在 我们的这个 不可测的命运之中 给予它一个解释 事先不说命运 就是说因为心理的原因 就是因为精神层面的原因 导致身体的痛苦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对 然后那个和纯粹的 比如说我饿了 我吃不到饭 跟那个痛苦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但我还是说 就比如说 我今天饿着 吃不出饭 特别难受 你忍不住就想 这其实挺好 我今天饿了 减肥减肥之后怎么样 或者你的心智啊 等等等等 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人面对痛苦这个问题 就是面对快乐 你一般不会想那么多 你说我今天晚上快乐 我明天怎么样 后天怎么样 但一旦面对痛苦 你很容易为这个痛苦 一个简单的痛苦 找一个极其复杂的解释 要么论证它其实有意义 论证它有好处 要么论证它很快就会过去 论证它很快就会过去 反而它很直 是没什么样 就是你会发现 人真的好像有个冲动 在 就是我们很难很客观的去看待 就胃疼 胃疼不需要解释 胃疼就是胃疼 就是还挺难的 要谁真的做到这个 胃疼胃疼很正常 胃疼就是胃疼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是纯粹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说吃饭 那经过人从小的这种教育的 或者自己的实践的 我吃了东西我就不难受 就解决了这个痛苦 但是对于精神层面 或者说信仰 理性或者精神的这些层面 那些东西是很难去 通过实践来 很容易地找到一个 解决方法 方法 所以很多时候就 尤其古代的人 就是进入某种宗教 然后现代人就进入心理学 心理学能解决痛苦吗 心理学在很 我觉得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还是能解决 它解决了一些比较 如果把人细碎分层次的话 比较底层的一些痛苦 就是精神层面的痛苦 它解决了 但是更高层面 比如说我们追求正义的这个话题 这个给人带来的痛苦 心理学我觉得解决不了 我突然想到一点 也是想到之前我们说什么 善上智慧 恶上天真 我觉得基督教是不是 有这么一个倾向 而且这个倾向很重要 就是它促使你 不要花那么多心思在痛苦上 你就忍着就行了 对忍着就行了 就把这块什么CPU给它省下来用 对对对 你别天天把心思花在解释它 逃避它 阐释它 关联它跟你的命运 它要为这样要那样 又得到这个得到那个 还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 就别想那么多心思 就很多痛苦 不值得你花这么多CPU 和内存资源来去运算它 就忍着就完了 不要想 我想问一个那个就是 关于心理学的那个 和痛苦的关系 就是也想 就是张朝阳他 他就自己说 他是通过那个 这个行为心理学 他那个严重的抑郁症 比如说他 他是认为比如说 也是与失恋举例子 很多人失恋 他为了逃避这个痛苦 他会说 我明天去日本旅游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会说 就是去日本旅游 逃避这个失恋 这个痛苦这个行为 本身是一个错误行为 他是加 他是因为你是为了 忘掉那件事情 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会加深 你想要忘记的那件事情 是无意当的 所以对 是会无意中强化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会 就绕了一圈 可能就很快就沒用了 所以他觉得 就行为心理学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建立 你每天就是要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和逃避 这个事情是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为了 我认为健康很重要 我每天要喝一杯仙罩骨汁 这件事情很小 但是我每天就坚持 要做这件事情 就这件 你要在生活里面 找到这样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跟你生活里面的 任何痛苦是毫无关系的 只要你认为它足够重要 并且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让这样的事情 占据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只要一直坚持 做这些事情 你就会发现 那些痛苦的事情 可能就是 因为你的生活里面 永远有一个次序很高的东西 就是我每天不管怎么样 天塌了我也要榨一杯果汁 就把这些事情 排序很高的事情做完之后 那些痛苦的事情就 带宽占满 对带宽占满 他有一个这样的解释 然后因为他本身 他确实以前说过 他因为各种东西特别焦虑 他看着也不像假的 然后而且他也比较 所以他说这话 看上去还有一点说服力 我的感觉 首先我觉得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就是我们已经见过这么多邪教了 这个人相信什么都不奇怪 但我会认为一个事 如果一个人真的 把每天榨一杯果汁 放在他人生重要性 排序这么高的位置上 这是本身是很荒唐

的 也就是说 就是他为了摆脱爱情的痛苦 认为我每天早上榨杯果汁 这件事超重要 我觉得这事特别荒唐 我觉得倒是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为了摆脱 他是因为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是为了我的健康 就是我每天一定要榨一杯 鲜榨的果汁 有点像调整油仙子一样 如果你每天的事 是在想着我这事怎么挽回 或者我们的事怎么淡忘 那把这个油仙子往后放吧 悲观的 因为我在国内做案的时候 和那个精神病方面的权威 一个是纪束猫 就是他国内绝对的权威 我有次和他的学生 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竟然得到非常悲观的答案 就那次让我创伤挺大 我就说婚姻啊 就是我们看那个案子 就当一个人 从了抑郁症也好 精神病患者也好 必须用关爱来解决 要用家庭的爱来解决 大面上是没问题吧 就是她的丈夫或者妻子 应当不离不弃 否则这样的一个人太悲惨了 但你猜那两个态度 那两个专家怎么说 用顶尖专家 他说李师傅凭什么 我们接触的病例 人的一生都是一辈子 凭什么要求一个 一个男的或者一个正常人 忍受一个长期 几十年的精神病家属的折磨 他说是 这个生命质量都会下降 他暗含的一个意思 其实是不可知觉的 就是不可知觉 有些很严重的 确实应该交给社会 我那次确实把我搞明白 就两个医生 他是给我讲这个道理 但李老师说说的也不是那种 所有心理学的感觉 而是民族心理学 或者正念 我觉得有两种 就比如一种心理学 刚才这个问题也一样 一种心理学是解决 真正是生理系统的问题 比如说癫痫 失智 像很多 突然受到惊吓 就这种完全失去自理能力 这种你说让家人承担 真的很麻烦 那就是要福利机构去完成 包括很多 从小的失智儿童 他的教育 你说靠他家庭的承担 这不只是时间 还有财务的问题 就这个人未来不可能劳动 说白了 他不可能给家庭提供任何 你看他善良也不可能 这是从财务上的问题 但今天有另外一大部分 比如说抑郁症 那比如你说抑郁症 是神经系的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是 跟你说这个地址不对 那个地址不对 甚至很多人去验证 是遗传的 存在目标 但另外一部分 这个抑郁症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生 很多情况下 能找到生活的问题 比如因为失业 因为失恋 因为跟其他人关系的问题 因为孤独 你说一个人从小失智 是没有社会原因的 纯生理原因 那很多抑郁症 就是今天很多心理学的对象 是有社会因素来导致的 所以它就天然构成两套解释 你要解释没问题 其实你跟其他人一模一样 吃药就能好 这是一种解释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 你是因为看法错误 你太重视你跟他人的关系了 不管是心理学问题 佛教等等 只要一个想法一变 你的抑郁症就能好 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 我觉得精神病学太多 很可能他比较 更关注那种心理因素 就是生理因素的那种 到很严重的 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 或者他根本 但是没有绝对的划分 因为他们也是在 在接触大量的心理学的问题 这个没有绝对的划分 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解释鸿沟嘛 因为一切人的行为 包括手动一下 都是顶替调节的 都得回到大脑 也都跟认知有关 如果有一个划分标准 就是说他们能开药 就有处方权 不是说现在要开药 都能开药 那心理学药来了 你做量表就能开药 如果你不是医生的话 你可能就犯法 即使在中国 所以这是个法律问题 不是医学问题 是处方权的问题 我说的就是处方权 处方权的问题 对 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呢 从你的问题来 是从张超先生 对 张超认知新闻疗法 对对对 认知新闻疗法 对 那我也认为他这事有点麻烦 那张超本身是个物理学家 对吧 也不叫物理学家 他是个物理学学者 是个互联网创业者 但如果这种人因为一个问题 开始认为健康对我最重要 我把健康排序到我生活第一位 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的那个意思是 我觉得张超肯定也不会说 我从此以后 他打了个比喻 他打了个比喻 就是你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个 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对啊 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 要每天做苦茶 这些新闻这些东西 就换算成这些问题 对对对 就每天他如果坚持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失个恋 好像你每天把这些事情做完了 这失恋好像也没什么空间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蛮有 因为我自己也用过类似的办法 我用过一些心理问题 因为有些问题是 你每天反省24个小时都解决不了 当然当然 对吧 有些比如说你失个恋 你反省24个小时 你也不可能化解 那只能等时间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过去 然后才能接受这个事情 但我突然发现这个事 其实也是很难 就是某种程度上 假如说失恋 痛苦或者什么东西给你痛苦 它其实就是打乱你日常的生活秩序 它把你那些东西打乱 让你没有心思去做那些事 然后你其实是在 去不去不去想这些 其实某种程度上 压抑自己想要去反思 想要去想的 我觉得逃避和忍耐不是特别一样 你知道因为你说 我每天做很多正常事情 占满它是忍耐 但也有很多失恋之后 天天去酒吧 就是泡在酒精里面 这个是逃避吧 我觉得它是用一种 我是觉得做日常事物 它很难说有什么快感 或者说是有什么多大的不

爽感 但如果你刻意去追求另一种刺激感 那就更像逃避 但说实话我有点怀疑 就是因为我们应该都失恋过 就是我很怀疑巨大失恋痛苦 能靠每天早上榨苹果汁来 真正缓解 就算是比喻 就是因为我那会的感受是 如果你不是靠什么长跑 把你累到很累很累 靠日常的事情 很难不去想它 每天做这个东西是因为 你每天做一个事情 它会给你一个新的目标 因为你在失恋那个时候 你的痛苦是因为 你的所有意义感都在这段关系 你失去了这段关系 所以你那时候 你就失去你生活的意义感 其实每天做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给你的生活 确立一个新的意义感 让你能够 那我问个问题 那这个意义感 是要真实的意义感 还是可以只要有个说法 比如真实的意义感 我现在失恋了 然后我每天都去养老院 我去做临终关怀 我面对这个事情 实际上就不是 或者说我每天失恋了 我在日本街上弄了马尼堆 我每天捡了石子给它垒上去 后者行吗 后者跟前者是等同的 我觉得那肯定还是一个 你觉得对于你自己的 生活的意义来说 是一个比较 真的意义 比较能够连接到 你是生活意义中 或者说小杰老师会因为 比如说你明天失恋了 你会因为你的失恋 停掉你的工作 他就马上再找一个新女朋友 我觉得圣经里面 并不完全是说 并不完全说这个痛苦来了 我们就不做任何的改变 它其实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理解强调的是 当这种痛苦之时 你不要轻易做决定 这是我理解的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 当你在懊悔啊 愤怒啊 在痛苦状况下做的决定 十之八九都会付出 新的代价 所以这个苦并不是让你来了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无条件的来 我觉得更 它是更积极的因素来 是说不擅自的去 太轻率的去改变 因为你要冷静几天 既然来了 要冷静几天 要安静下来 就说最好的案例 肯定不是张朝阳 我觉得是刘强东 是吧刘强东 他发生了那种性侵事件 你说按正常来讲 按正常来讲 这个人应当是万劫不复了 是不是 但是他能够迅速的 迅速的 什么 他肯定还有问题 那肯定有问题 但是 但是 这个 这我很难 很难认可 刘强东这个冷淡酷寒的好例子 不是 酷寒是好例子坏例子 他至少没在那个事上被打倒 你看他回家过年 又给乡亲乡亲分钱 我觉得坏的还是挺好的 不是 他开动京东的整个公关机器 抹黑那个女孩 不是 那当然是不对 我是说 他继续投入到他那个 继续做他的京东这个事情上来 我又不能说他坏嘛 就是人家又继续投入这个来 然后就把那个事情忘掉了 好像没发生一样 忘了 反派都能回到北京 让他继续做 我跟你说 我说学他好的一方面 就是如果他认为那个是有价值 他绝对不是虚无的价值 像我说他绝对不是虚无的价值 只谈技术 没有道德判断 就只谈 我认为他后边京东的事情 他一定会认为 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因子 就不管什么 我都不会打倒 我把这个京东做好 这个我们agree to disagree 但是很多人 他在经受苦难的时候 就像刚才说的 这已经是一个很理性的状态 我知道我在经受苦难 所以我找一个 我觉得我不得不做的事情 来让来 就相当于稀释掉这种 但是但是大部分的人 他在经受苦难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感受 就是这个苦难本身 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对啊 你怎么你把它当作 他就很难说 我在生活里另外找一个 能比他还重要 但我觉得找一个动机 倒不是人重要性 你首先是对苦难的厌恶 就不管这个事多重要 你不想过着每天坠坠不挖 或者每天这么难受的日子 所以说 大吃一顿 你可能都觉得心 虽然你也不可能 真的认为大吃一顿 在生活中有多重要 但你认为只要有任何东西 可以排除 甚至你看说白了 很多人应对苦难的方式 全社会最普遍就是喝酒 对吧 那你说他觉得酒有多重要 说不上 只是他太厌恶那个状态了 他厌恶自己在这个状态 所以他就永远喝 生理学上的 当然 他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天天喝 我今天喝得大醉 明天早上醒来了 还就苦难不还是 人家就是 只要醒着都喝酒 这个不少见 第二就是好多 这个会社员 白天要上班 同事老板逼着你 他就是忍受不了空闲 空闲下班立马喝 或者睡起来上班 然后下班就喝 有好多人不就是 这么生活着吗 我觉得特别不好 就是对幼儿园来说 真是太好了 他们就白天压抑完了 然后到去我就可以 各种各样的 去公交站上 地铁站门口去耍酒疯 什么之类的 然后地铁上 地铁上 吐一下 然后第二天就上班 反正压抑太狠了 哎呀 这苦难的 所以说小孩好 就是没有这么 对苦难那么强烈的 因为我妈妈她有 就是她因为她以前 就是就有学过心理学 然后她就 但是我是觉得她 她就经常给我说这些 心理学技术 这种东西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其实用处都不大 我也很怀疑心理学这个方法 对很多人提供一个说法 她可能对特定的人来说 非常的怀疑 但是她我觉得 她不一定是说 对所有人都管用 我的concern是 我觉得管用 你要真信管用 但我觉得代价有点大 我总觉得那种 调整认知的方法 其实会带到另一条路上 对对对 要么你就是会失去 对你认为重要东西的 那种执着 或者会瓦解你 对于你追求之物的

信念 或者或者我这么说吧 比如就比如说心理学那种 要求你把情绪客体化看待 然后把事情跟情绪分开 会极大的减弱人的感知 也就是长此以往 你可能重要性感受就会丧失 因为你总是学会 把那个情绪跟事情分开看 单独把那个情绪 作为客体化去对待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今天很多人 感觉其实听到很多人 他都是有两种想法 一种就是 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 人类观察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另一个就是 你感觉这个人 其实生活中 他很多机能也都很正常 他也是一个nice的人 但是他 你就感觉有些观念里面 就是隐含着 那种 就大不了都怎么样 或者说就毁灭吧那种 就是这两种 关键其实在今天 是不是也跟你刚刚说 就是经常把这个 情绪和一些事物 客体化的去理解 或者去观察去琢磨 然后就让你慢慢成为一个 观察者的角色 一起说 对因为我觉得心理学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我觉得 就是他对于情绪 有个刹车机制 他首先培养了一种敏感 就是对于你 在产生负面情绪 有强烈的敏感 他促使你 怎么能够远离痛苦呢 你首先对于 促使你产生负面情绪的 外界压力对象 有各种概念 PUA这样这样 对所有这些很敏感 也就是说 就敏感促使你 处于一种强烈的 自我保护的状态 一旦遇到 不管公共事物 还是周围的人 一旦对你提供压力 或者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你立马就 强劲起来了 然后你就 促使跟他隔离 跟那个情绪 跟那个事隔离 那我觉得 这个情况下 他当然就会 我就会盲目一点 或者会对很多事情 会有一种态度 所以我会认为 这个基础上 为什么好的就是 就是他会让你 比较诚实的面对事情 比较诚实的 面对你的情绪 你不用兜个圈子 或者建立什么机制 去对抗他 他能让你 更加直面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大陆的 其实因为我国内的心理学 这种朋友也很多的 我为什么说 不是心理学不行 因为它既然是一门科学 它有它的道理和价值 但在大陆心理学 碰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解决不了 你面对的问题 你比如说 做儿童教育的 关于儿童心理学那些 孩子面对的那种压力 那种环境 不管是社会范围 它都很难真正给它改变 反而有一些 做那些其他的 不是心理学的 类似一些 有基督教背景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叫上帝影像 就类似让孩子们 来跳舞和唱歌 在那种环境当中 它也是缓解压力 或者基督教 在我感觉 它并不是隶属于 给你解决世间的问题 它也成为这种问题 它也并不是 它最主要的问题 比如说我把你中国变好了 也不是它面临 这么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问题可能并不是 心理学本身 是我们在国内 这种基本的状况 是学科上是解决不了的 只能从人的内部解决 没有外部解决 对 没有外部解决 你像孩童 孩童教育面临的问题 那些外籍少年 那你不给他解决 那个外部环境 你要到我们基督学校 从普通国立学校 到我们基督教学校 那些孩子就慢慢 就会好了 但是在外国学校 他仍然受到虐待 歧视 那可能就很严重的创伤 其实说那个义人受苦 之前有跟就是聊过 就是感觉为啥 就是这个 国内的少数派很多是信仰 这个基督教 有宗教信仰的 就感觉这个义人受苦 其实是一个 作为一个律师 或者作为一个民权运动者怎么样 他是很容易带入 自己的那个福利的感受 比起说是跟耶稣 有种传道 或者共享的那种感觉 甚至义人痛苦 就是我们律师刚刚说的那个 如果你要追求公义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包 这个故事包里边 肯定是带有 比当一个日子人的 故事线更多的 然后你这种为了公义的事 去做的 去受到痛苦 才谈得上是义人受苦 不然日常生活中一些 像黄德小作者 就是也谈不上 就是你很难 虽然生活中 你也可以当个义人 但是你很难说是 就是还是有一些 你为了更公义的事 去受这个苦难 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张力 就是这个基督教 首先让你不要自以为义 觉得这个自以为义 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第二方面 又有约伯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说实话 如果你认为 我的遭遇是义人受苦 就说明你确实是义人嘛 对吧 他一边让你说 你的罪孽深重 冤罪特别多 第二方面又跟你说 义人受苦特重要 所以你是怎么在 自己是个义人 和自己是个罪人两边 但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解释 就是沐浴之人和 和你自己在沐浴过程中的 不完美的这个对立呢 这个约伯他今天就讲 是那义人受苦 就关于这个就是善恶有报 义人受苦这一类的故事 但如果他从那个故事构造上 在那个故事构造上都说了 约伯他其实还是犯了错的 那后面的讨论就没有了 对对对 他只能说 那个他没有犯过错 我觉得他还是来贯彻那个 世间没有一个义人的那个概念 就人要谦卑呀 就是就是 总之你总之你痛苦的时候 你痛苦就 他有意见要表达 有意见 关于义人受苦有观点 你有什么观点 你什么观点 听你们说这个 我是觉得可能忍耐更多的时候会推动人去改变一些事情 因为因为因为人 有时候就是你得解决 这个痛苦你不能 就是你得想办法减轻也好 解决也好 有时候会推动这个人 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他不 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 如果他陷入一

个痛苦里 但是他对这个痛苦的想象是 这痛苦是没完没了 永远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这个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 其实是挺难想象的 因为这样 那因为如果一个痛苦 真的是永远 那其实就地狱 就是就是可能对地狱的想象 就是这样 但我会觉得 你现在的痛苦和你想盼望的事情 可能不是一件事 比如说你 你也知道很多人都在绝症之中 依然把他坚持的事走完嘛 就是他的盼望不是自己病好 因为我一分钟就会死了 比如说他是个物理学家 他盼望的事情是物理学 他是个明确运动者 他盼望的是明确运动的推进 对吧 比如说他是对于那个事情 最后的盼望和大的盼望 导致他能把这个痛苦忍下来 所以就是 这个忍耐跟旺得之间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如果你对于 你所盼望之事 最后的实现有特别大的期待的话 很可能你生活中 其他的痛苦可以忍下来 因为我会觉得 好多痛苦确实 有些痛苦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生活中的其他痛苦 像病痛啊 包括你生活中的一些遭遇啊 很难说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法 比如说 如果你在网上做个表达的人 那肯定会网爆 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这东西没什么可解决的 就是 这不可能解决的 好多事情也是一样 比如说 在一段社会的低潮期啊 你所做的事情不被认可 或者被非议啊 这个好像也是挺正常的事情 包括比如说 我们说在家庭里面啊 如果假设我的伴侣是一个 中毒抑郁症患者 那我在跟她相处之中 遭遇她的 比如她自己需要冷静啊 或不理解啊 抱怨啊 这也是好像没有短期 可以解决的办法 这大概率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好多都是 我觉得好多痛苦本身 对于那个痛苦本身 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 可以解决的办法 但是如果你有个 更大的盼望 比如说在第三个问题 你对你的亲密关系 本身有很大的盼望的话 这个盼望并不是 她的抑郁症的痊愈 而是你们亲密关系的 这个事情可能 我觉得盼望是 跟这个痛苦的解决 可能是两个东西 我觉得在比如说 对痛苦的忍耐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技术性的方法 可以去 就是它不能 你一个人的忍耐力 我觉得 算是有限 就是我觉得 可能某些时候 也是需要求助一些 有一些可能像今天讨论的 心理学的方法 有一些我觉得 你可能就是跟朋友去分享 或者说你去教会 和别人分享这件事 或者有那种 比如说你是 经常有什么 共同病痛的人 他们会有病友的交流 然后这种 病友之间的那种交流 我觉得这种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的这种 共同的这种理解 也是可能渡过这个痛苦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痛苦 我觉得痛苦最难受的部分 可能是 没有人理解 为什么只有我遭受 对 我觉得痛苦 这是痛苦最难受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印象里 我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讲美国911之后的 那个电影 叫非常想特别近 他整一个孩子 他爸爸之前这样子给他玩 然后 但是他爸爸在911 那场事件当中 丧生了 然后他没有接到 他爸爸最后一通电 然后他就 之后就每天都在想 怎么 完成爸爸的那个游戏 爸爸在整个城市 纽约的城市 画了很多藏宝图 然后他去找到 爸爸的那个宝藏 然后但是 那个过程当中 他跟他妈妈的关系 就特别不好 就是他妈妈就 他就变成一个 有点那种自闭症 偏激的偏激的儿童 但最后这个事情的决定 就是他和妈妈关系的修复 包括他们两个 从这个关系中 这个状况中走出来 是因为 他后面发现 原来他妈妈像他那样 就是 就是他不是去找那些宝藏 他就是找那些宝藏 遇到那些街区的小孩什么的 在他找那些人之前 他妈妈已经都去找过了 他妈妈像他那样 就是也想要去玩爸爸的游戏 就是想要去理解他的痛苦 就是那一刻我就会觉得 这个他的痛苦 某种意义上就是 走出来 某种意义上被解决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重要 就是好像 就是强调这个忍耐 也不是说要拒绝所有 消解痛苦的方法的技术 但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和难度 就是因此 确实一个基督徒强调的忍耐 但是也不是说 你要去拒绝所有 减轻痛苦的方法和可能性 你就自己要一味的去 但马上带来的新问题就是 那一个基督徒该如何分辨 解决痛苦的技术之中 相对比较真实的 和比较虚幻的如何分辨 比如说一个基督徒 我一边强调忍耐 一边接受了 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的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 就是这个跟这种忍耐的品德 能不能共融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 实践结果的问题 就哪些是有效的 或者说我认为 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基督教是要消极的处理这个问题 还是基督教要建立 属灵的认知行为疗法 属灵的群体心理互助 属灵的这种方法 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会感觉 比如说从 能哲学一点的层面来讲 基督教是一个比较承认 或者说承认一个他者的方向 对 上帝我觉得就是 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个他者 然后 但可能像今天的 更现代一点的心理学疗法 他可能某种程度上 会更自我一点 他会 他确实是把这个他者 拿走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基督教 我们的教会经历 我其实感觉教会一点都不孤老 它反而是更现代化 就是我们理解的现代化 在这个历史当中 可能也是仅仅 这很短的

[illegible]